



古今女盜奇觀



上海大圖書公司發行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出版

古今姦盜奇觀

每冊價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鎮海李笑若
寶山蘇海若

印刷者

新新書局

發行者

新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九如里

大陸圖書公司

古今第一奇觀卷三目錄

古今第一神童	一
古今第一法官	二
古今第一訟師	三
古今第一教師	四
古今第一學生	五
古今第一瘟生	六
古今第一司賬	八
古今第一書記	九
古今第一顧問	九
古今第一參議	一〇
古今第一巡捕	一一

古今第一警察	一三
古今第一游民	一四
古今第一屠夫	一五
古今第一囚犯	一六
古今第一神卜	一七
古今第一佛婆	一八
古今第一女騙	一八
古今第一賭棍	二〇
古今第一惡鴿	二二
古今第一博學	二二
古今第一志學	二三
古今第一信學	二三
古今第一史家	二四

古今第一文家	二四
古今第一詩家	二五
古今第一數家	二六
古今第一書家	二六
古今第一畫家	二七
古今第一樂家	二八
古今第一歌曲	二九
古今第一妙舞	三〇
古今第一琴師	三一
古今第一棋手	三一
古今第一愛物	三一
古今第一施貧	三一
古今第一義舉	三一

古今第一報德	三五
古今第一復仇	四〇
古今第一作偽	四三
古今第一訟案	四四
古今第一聰明	四六
古今第一溫良	四七
古今第一謙讓	四七
古今第一勤能	四八
古今第一樸實	四九
古今第一大度	四九
古今第一爽直	五〇
古今第一嚴正	五一
古今第一果決	五一

古今第一強毅	五二
古今第一灑落	五二
古今第一多情	五三
古今第一多愁	五三
古今第一能忍	五四
古今第一高潔	五四
古今第一耐勞	五五
古今第一大膽	五六
古今第一安貧	五七
古今第一狂妄	五八
古今第一愚鈍	六〇
古今第一懶惰	六一
古今第一奢侈	六一

- 古今第一窄量……………六二
- 古今第一陰險……………六三
- 古今第一殘暴……………六三
- 古今第一狡黠……………六四
- 古今第一拘謹……………六五
- 古今第一卑污……………六五
- 古今第一諂媚……………六六
- 古今第一貪婪……………六六
- 古今第一好名……………六七
- 古今第一好色……………六九
- 古今第一淫蕩……………七一
- 古今第一善妒……………七二
- 古今第一善羞……………七三

古今第一怪僻	七五
古今第一浮滑	七七
古今第一尙俠	七八
古今第一好勇	七九
古今第一好鬪	八一
古今第一好遊	八二
古今第一好潔	八二
古今第一奇癖	八三
古今第一佳耦	八四
古今第一怨耦	八五
古今第一奇耦	八七
古今第一仇耦	八八

古今第一大觀卷三

古今第一神童

吳遷蘇人小名祥光其母夢五色祥光而生者故卽以名遷生而能知書生三月卽呀呀學語呼爹爹媽媽之音甚清父母均喜之殆至週歲親朋來賀者甚衆設宴款客遷問父曰今日何爲耶父曰今日爲兒週歲紀念故設宴請親友以誌喜也遷卽不悅曰阿父差矣今日爲兒之週歲紀念卽爲阿母之痛苦紀念想去去年阿母生兒何等痛苦今則不記阿母之痛苦但爲兒週歲快樂之紀念非薄於阿母而厚於兒耶其父聞之駭曰兒方週歲已有如此識見耶親朋聞之更喜形於色僉曰此兒今日已聰穎如此將來必非凡品遷三歲時卽能寫大楷筆姿秀拔如具十載功夫者某歲暮春其父率遷往郊行見路旁百花零落憔悴可憐其父亦工於詞章者欲賦落花詩以誌哀悼一時苦無佳句遷曰兒已成六律矣乃朗吟云郊外行人欲罷遊。枝枝零亂使人愁。千行紅豆誰盛淚。十斛明珠已墮樓。爲愛凌波隨水去。還同飛燕向風留。尊前不惜千觴醉。今古萋萋草一邱。其一柔枝婀娜帶啼痕。幾片吹殘幾片存。碧蘚上階人閉戶。紅英滿地月當軒。飄零不問春將夏。狼籍休論怨與恩。浪說夢中曾爛熳。江淹詞賦已消魂。其二芒鞋

是。處。惜。芳。叢。一。段。離。愁。萬。點。紅。水。面。文。章。隨。境。妙。鏡。前。顏。色。到。頭。空。方。疏。似。密。憐。新。影。已。去。還。來。任。好。風。月。下。魂。歸。誰。識。得。惟。聞。環。珮。笛。聲。中。其。三。弱。質。風。前。自。莫。任。飛。來。飛。去。若。依。人。欲。同。仙。露。和。爲。藥。不。忍。天。香。變。作。塵。昨。日。雨。連。今。日。雨。十。分。春。剩。一。分。春。開。簾。應。笑。非。貧。士。藉。坐。朝。朝。換。錦。茵。其。四。芳。菲。一。別。隔。年。來。分。手。淒。然。忽。作。哀。春。草。自。深。揚。子。宅。朝。雲。已。散。楚。王。臺。幽。魂。相。逐。誰。如。蝶。香。澤。親。承。願。作。苦。游。客。傷。春。意。何。限。且。教。車。馬。慢。徘徊。其。五。開。簾。雪。色。是。耶。非。亂。撲。餘。香。入。幙。幃。雨。後。倦。憐。人。共。病。風。前。狂。與。蝶。爭。飛。千。年。碧。灑。孤。臣。血。萬。甲。紅。浮。賊。騎。圍。種。種。未。須。羣。擬。得。殘。陽。流。水。不。如。歸。其。六。柔。綿。悱。惻。一。往。情。深。非。個。中。三。折。股。者。必。不。能。成。隻。字。萬。不。料。由。未。及。冠。之。兒。童。口。吻。出。之。亦。云。奇。矣。目。之。神。童。誰。有。間。言。

古今第一法官

俞。理。明。當。代。著。名。之。惡。訟。也。無。惡。不。作。人。人。銜。之。刺。骨。然。理。明。鬼。計。多。端。終。不。能。得。其。罪。而。治。之。以。法。法。官。李。君。亦。深。悉。俞。之。罪。惡。而。莫。可。如。何。也。李。君。字。逸。之。卒。業。於。東。京。法。政。學。校。爲。官。清。正。不。貪。小。利。民。皆。德。之。常。與。地。方。人。士。相。周。旋。焉。每。譚。及。俞。某。事。則。恨。不。能。棄。諸。於。市。以。快。人。心。某。歲。冬。城。北。某。氏。寡。婦。欲。改。嫁。俞。某。曾。爲。蟻。媒。一。切。筆。據。亦。出。於。俞。某。一。人。主。張。其。事。發。生。後。地。方。人。士。莫。不。知。之。乃。左。右。鄰。近。聯。名。起。訴。法。庭。李。君。知。其。事。大。喜。卽。將。俞。某。拘。到。鞠。之。俞。某。一。味。圖。賴。堅。不。自。承。法。官。大。怒。令。左。右。重。責。一。

千○愈○某○抗○聲○曰○民○國○法○律○上○有○以○杖○責○人○事○乎○請○問○法○官○在○第○幾○條○中○法○官○曰○百○姓○營○業○中○有○為○蟻○媒○者○乎○汝○既○作○業○外○之○業○我○不○得○不○用○法○外○之○法○語○畢○令○速○打○速○打○一○刹○間○皮○開○肉○爛○死○去○者○再○觀○者○莫○不○大○快○稱○喜○

古今第一訟師

奚某姑隱其名。今之逆子也。其父已殘疾在理。奚某宜奉侍之。惟恐不週。而奚某則不特不侍。奉有時竟鞭撻之。吐罵之。噫。奚某之肉其足食乎。一日奚父與父爭執。將父用力一推。父跌撲於地。而頭則着戶檻上。跌落二齒。血流滿地。父憤甚。詣官署。訴子忤逆。官大怒。立傳其子奚某。愴甚。一時無法可想。乃憶及城中劉某著名。惡訟也。可往投之。既去。語之。故且云。若能免禍者。當以千金為壽。劉諾之。約以明日行事。翌日奚持千金往劉宅。時方盛夏。天氣炎熱。見劉某服狐裘。戴皮帽。在屋後竹園中。奚見而怪之。訊以何為。劉不答。但云。千金若何。奚云。已如數奉。上劉曰。汝來前。我語汝。奚至。劉前。劉將奚某之左耳用力一咬。耳破。血流。奚痛甚。問以何為。劉笑曰。汝命可保也。速去。休上。若問汝何以逆父。汝但云。我不逆父。父之齒因咬我耳。我負痛欲逃。父堅不肯放。故落去兩齒。奚聞之大喜而去。既抵法堂。即將劉之所敘者言之。上大怒。責其父曰。汝誠老悖。涉法堂之上。豈可胡說。令左右重責其父。其父負痛大號。而奚某之天良至此亦

發○現○泣○謂○上○曰○毋○再○責○父○請○責○我○可○也○我○父○賊○冤○我○因○一○時○昧○良○心○竟○往○劉○某○求○計○此○即○劉○某○授○余○者○上○
即○傳○劉○某○至○劉○泰○然○上○堂○曰○傳○我○何○爲○上○曰○汝○何○以○教○奚○惡○計○令○其○父○受○責○劉○曰○奇○哉○余○在○家○中○素○不○識○
奚○某○奚○某○今○安○在○耶○時○奚○在○旁○曰○汝○非○將○我○耳○咬○出○血○後○即○授○我○計○者○乎○我○更○出○千○金○以○爲○謝○也○劉○曰○汝○
試○詳○言○之○奚○曰○今○日○余○往○汝○家○汝○在○屋○後○竹○園○中○服○狐○裘○帶○皮○帽○非○汝○乎○劉○某○假○作○癡○笑○曰○上○其○聽○之○此○
人○非○患○神○經○病○者○乎○否○則○何○以○出○言○如○此○怪○誕○也○豈○有○盛○夏○之○天○而○服○狐○裘○者○乎○噫○休○矣○上○其○思○之○此○人○
必○患○經○神○病○也○無○疑○矣○速○往○醫○院○治○之○上○官○亦○半○信○半○疑○不○能○斷○定○而○劉○則○依○然○釋○放○既○歸○謂○其○家○人○曰○
凡○作○訟○師○者○須○有○權○變○我○早○知○父○子○之○間○必○有○天○良○發○現○今○果○然○矣○設○我○不○服○狐○裘○者○則○不○特○一○千○金○如○
數○吐○出○且○身○有○重○罪○也○噫○劉○某○亦○狡○獪○矣○哉○

古今第一教師

馮○裕○才○先○生○爲○人○忠○厚○昔○曾○充○某○學○校○教○師○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其○教○人○也○先○立○品○然○後○學○問○嘗○謂○人○曰○
人○無○學○問○不○足○云○耻○無○品○行○斯○爲○下○矣○故○先○聖○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其○誠○意○也○正○心○也○修○身○也○皆○
在○人○之○品○行○中○故○品○行○尤○要○於○學○問○今○之○一○般○萬○惡○之○徒○論○其○學○問○非○不○高○尚○也○然○無○所○不○爲○無○惡○不○作○

此其故何哉。皆無品行耳。是故馮先生所教之學生。莫敢犯過者。文質彬彬。居仁由義。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常存十手所指。十日所視之戒。人稱馮先生爲當今第一教師。云然。馮先生不特教授有方。而其學識亦爲近代不可多得。凡東西洋歷史、哲學、倫理學、教育學、化學、以及天文地理。無所不研究。更能貫通八國文字。雖孔孟復生。亦常退避三舍矣。

古今第一學生

方柄恒。貧家子也。父業坊日。所入尙不足供一家衣食。柄恒少好學。苦無資。讀書乃入某義務學校。孜孜不倦。夜以繼晷。諸師均嘉之。至年終考試。特冠儕輩。又專心體育。勤習體操及拳技等種種運動。嘗謂人曰。中國之所以羸弱至此者。實因我國人懶惰性成。不知尙武。有以致之也。故不欲振興中國。則已。苟不然者。當由人人尙武。始其卓見已高人一等。而年尙未冠也。及屆卒業。校長以其好學。乃代爲出費。投入某中學。時校中適發起組織童子軍。柄恒以童子軍已具軍國民資格。亦樂與贊成之。既加入童子軍。卽守童子軍中一切規約。約中有凡見人家患難。卽宜奮身往救等言。柄恒牢誌之。一時苦無用武地。不得逞其勇兒好身手。會冬日大雪。校左某姓家偶失慎。火勢頗劇。已串屋頂。時夜將半。兼之北風大作。火逞風威。風乘火勢。半天中俱呈紅色。一時鳴鑼聲甚急。奈以天寒。故往救者寥寥無幾。柄恒在夢寐中得聞。

鑼聲一躍而起見窗外大紅知爲火也躍然大呼曰用武之地至矣卽喚同學起救火同學俱畏寒不願起身柄恒子身啟校門獨自往救登屋巔欲毀西家之屋以絕火勢竄入奈單身力弱一失足竟葬身火穴悲夫時年祇二十有一也

古今第一瘟生

瘟生不詳其姓氏居里嘗寄跡海上居止行動與人殊在在令人發笑使人噴飯瘟生則不知也茲略舉其可笑之事以博閱者一粲一日瘟生往大舞臺觀劇坐於花樓中旁座二麗妹嬌艷甚幾陣幽香直衝入瘟生鼻管瘟生一寸芳心怦怦跳不止時向麗妹注目不轉睛麗妹亦慧甚有時秋波斜睨向瘟生微笑瘟生垂涎三尺竟跳躍而起曰彼……彼愛我彼有情於我彼向我笑愛我也我豈可無情於彼者旁座見此醜態皆大笑少頃二妹出瘟生卽尾之行意亦殊得二妹旣出門卽坐汽車風馳而去瘟生大失所望一剎間已不見始悵悵返寓瘟生居滬日多交情亦日廣其最逆者有二人一名木林兄一名土生弟蓋一則年長於瘟生故以兄稱之一則年較幼故呼以弟三人爲八拜之交情逾手足出必偕行臥必同榻有時瘟生獨出其目的地惟二處一爲青蓮閣一爲四海昇平樓每日必駕臨一次風雨無阻有時與三人同往有揚州老二者下等妓也而若猴尻髻如牛犢體若木瓜足如龍舟與瘟生結歡喜緣卿

卿我如漆如膏。瘟生日必造其居。而以四海昇平樓與青蓮閣爲談心地。一日瘟生往昇平樓。而木林兄已先至。見其膝上坐一麗妹。視之乃揚州老二也。瘟生大怒。三丈無名火。由頭頂衝出。所謂八拜之交。七拜之交。早已置諸腦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向木林兄猛力一拳。可憐木林兄打得莫名其妙。鼻血流出。滿面鮮紅。早爲華探得。悉卽將兩人拘入捕房。押入西牢。二月始釋。放瘟生曰。灰氣灰氣。木林亦曰。灰氣灰氣。兩人和好如初。又一日爲冤大頭請客於長三堂子。木林兄土生弟瘟生等均往焉。至則大頭已先在粉白黛綠者。不計其數。瘟生觀之。早已眼花潦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天矣。若以揚州老二比之。自知不如遠甚。不啻小巫之見大巫。客既滿。乃入座飲酒。大頭請諸位叫扇輪至。瘟生避席謝曰。不瞞老兄說。余所相識者。不過四海昇平樓中之揚州老二耳。此外則無一人也。闔座聞之。皆鼓掌大笑。大頭見此情狀。乃曰。不妨不妨。余替君代叫一個可也。瘟生無語。有頃一麗妹至。掩口笑曰。那一位曲辯子。先生座中。皆曰。此地無曲辯子。麗妹曰。瘟生不是曲辯子。麼大頭始知卽代叫者。乃謂麗妹曰。隔座第四人。略帶些曲者。卽瘟大少也。麗妹不語。微笑向瘟生肩上一拍。瘟生大吃一驚。闔座又大笑。麗妹乃強與瘟生敷衍約十分鐘。卽欲告辭。瘟生手中早已預備一只大洋。待麗妹起身時。卽向麗妹手中一推。彼妹亦不語而去。待妹已去。瘟生私語曰。我送伊一只洋。伊竟謝字不說。一個早知如此。我不如去請揚州老

二來也。座中一人問曰：汝以一元送彼耶。瘟生曰：然也。闔座又大笑不止。僉曰：汝誠瘟生哉。長三中無此規矩也。汝以一元送伊成何體統。非瘟生而何。瘟生老羞成怒曰：我有錢送他。莫說區區一元。卽十元百元亦與君等無涉。幸大頭出爲調和。始方無語。瘟生則意殊得。

古今第一司賬

陸子良，浙人，年十六，隨叔至海上，進某錢莊學業。陸君秉性聰穎，所學輒牢記不忘。而於珠算、估洋等尤精心研究。及卒業，卽升司賬之職。陸君對於各種賬項，無論大小，必細心謹慎。至年終對賬時，無絲毫差誤。不數年，同業中皆知陸君之本領。高人一等，非普通之司賬員。時有差誤之弊，可同日而語也。越年，會有發起組織銀行之舉。發起人某某兩君商議曰：銀行中最重要之職務，莫如司賬一席。銀財出入均歸伊手，非有精明賬情及老誠可靠者，不克稱斯職。我於海上得一人焉，陸君子良。曾在某錢莊充司賬多年，從未有絲毫之誤。乃擬聘陸君爲總司賬。陸君聞之，謂諸發起人曰：余非不願充斯職，奈對於舊東翁素稱莫逆，豈可貪區區之薪金而卽將新忘舊乎。我所不取也。諸發起人乃准其兼二處之職。陸君始允之。嗣後更加謹慎，對於雙方之賬，均清楚異常，無絲毫差誤。又後數年，分出支行四處，所有司賬之席，均陸君所兼。終日奔波，心力爲疲，然一切賬項仍毫不紊亂。人皆稱司賬員中不可多得之人材云。

古今第一書記

沈庭槐會卒業於省立師範學校。本擬都充某高等教員。沈君以廁身教育界。無出頭地步。不如另謀生計。乃託人運動在某省警察廳充當書記之職。廳長某君沒字碑也。所有一切科長科員大半皆不識字者。卽有一二識字亦不能十分精通。故一切行政及所出佈告皆如通非通。觀者莫不掩口而笑。沈君既充書記。乃一切文牘均出自沈君一人之手。有條不紊。大得廳長信任。故沈君雖爲書記。而其職務及權力均在科員科長之上。一日廳長謂沈君曰。余係一介武夫。素不識字。對於一切事務不啻有眼盲人。受虧匪淺。今欲讀書上進。作亡羊補牢之計。望先生用最簡便之方法教吾俾有寸進。皆先生所賜也。沈君乃於公務之暇。教廳長讀書。廳長益重用之。事無大小皆沈君一人主張。不數日卽升總務科科員。又越數日復升科長。而沈君對於下屬仍謙恭自下。從未有居高自滿目空一切等不道德事也。後廳長因事去職。以沈君升任焉。

古今第一顧問

馮君與袁項城同鄉而兼同學也。幼時意氣相投。結爲異姓手足。袁嘗謂馮曰。我一旦顯達。必不忘君也。馮君曰。不然。人各有志。君既投入宦海。余必隱居深山。其時二人之年均未冠。萬不料數十年後。一則坐

高堂名震遐邇。一則遊山水。弄月吟風。殆民國成立後。項城既就職總統。乃憶及馮君。專使往訪。馮君無意功名。不願入京。項城再三勸駕。始行。既抵京。項城握馮君腕。笑曰。記得少年騎竹馬。如今又見白頭翁。蓋兩人不相見者已數十載矣。項城初勸馮君就總理之職。馮君堅辭之。謂項城曰。余但知山水之樂。而不知宦海之樂。蓋山水之樂。精神上之樂。真樂也。宦海風雲瞬息萬變。故無真快樂。項城又再三說之。始就總統府顧問。我國之所謂顧問者。本係一般王親國戚。充之故身居顧問者。自己亦不知顧問之職。權若何顧問之責任。若何在。均在均不知也。既爲顧問矣。每月除領數百金之俸。金外則大嫖狂賭。從不作一事。亦無片言之表示。馮君既爲顧問。欲一掃以前之弊。對於國事之如何改良行政之如何改革。深謀遠慮。終夜籌思。其所得俸金。半係捐助慈善經費。餘則寄回家中。作甘旨侍奉。馮君則每月以二十金爲零用。費對於妓院酒館。素不涉足。卽有同僚勸駕。亦必堅辭之。得暇則散步於公花園中。潔身自好。一般齷齪官僚。均羞與爲伍。殆袁氏萌帝制野心。馮君屢次苦勸。奈忠言逆耳。袁氏非特不從其言。且駁斥之。馮君仰天嘆曰。項城一世英名。從此掃地矣。乃託病辭職。袁亦不加強留。馮君既回鄉。仍縱情於山水之間。不再作出山之舉矣。

古今第一參議

岳武穆曰武官不惜命文官不愛錢則天下太平矣試觀今日之在上者爲何如乎武官惜命文官愛錢陸先生每議及此未嘗不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陸先生豫人聰穎好學曾卒業於美國哈佛大學學冠儕輩素爲中外人士所推重回國後任參議之職時適袁氏將稱帝一般攀龍附鳳之徒早已預製朝衣朝冠上勸進之表如有一二反對者則以金錢爲之轉移袁氏恐參議院中不能通過乃密下一議如贊成帝制者每人以二萬金給賞院中大半皆見錢眼開雖明知其計之左奈以金錢之魔力大雖心中不贊成而形式上早已贊成矣於是今日進一表明日上一電說甚麼中華民國非改帝國不可總統非稱皇帝不可信口開河難分皂白獨陸先生則晚節孤高金錢不足以動其心權勢不足以移其志人皆上勸進之表而陸先生獨進彈劾之文洋洋灑灑共數萬言痛詆帝制之不能實現於今日將來終歸失敗萬難持久袁氏卒不聽其言其時院中全體均贊成惟陸先生一人反對袁氏頗不滿意乃又密令心腹謂陸先生曰汝能贊成者當以二十萬金相贈陸先生謂來者曰乞爲我寄語寧斷我頭勿奪我志仍進彈劾之文不遺餘力且在院中常痛哭流涕袁氏知無可挽回乃密令人暗殺之陸先生遇害後參議院中再無別人反對矣

古今第一巡捕

海。上。一。隅。以。英。國。租。界。最。爲。熱。鬧。法。界。次。之。惟。英。界。防。範。甚。嚴。發。生。意。外。事。亦。不。甚。聞。見。防。衛。地。方。之。巡。捕。大。半。皆。印。度。人。充。之。以。其。頭。包。紅。布。面。黑。如。炭。故。人。皆。呼。以。紅。頭。黑。炭。凡。極。熱。鬧。之。區。及。極。荒。僻。之。處。所。設。之。巡。捕。則。印。度。人。當。之。此。外。無。關。緊。要。者。華。捕。站。立。之。因。印。度。人。身。高。力。大。華。捕。雖。勇。終。不。能。與。之。敵。而。印。度。捕。所。得。工。資。亦。較。華。捕。爲。鉅。一。日。靜。安。寺。路。過。一。汽。車。風。馳。電。駛。其。疾。如。飛。車。中。二。三。男。子。面。呈。惶。惶。色。隱。隱。如。聞。婦。女。哭。泣。聲。亦。出。自。車。中。過。一。岡。位。站。岡。者。一。印。度。人。察。其。狀。異。之。卽。鳴。警。笛。令。其。停。車。司。機。者。如。未。聞。也。依。然。疾。馳。而。去。印。度。捕。更。疑。其。非。善。類。也。亟。飛。奔。追。逐。口。鳴。警。笛。然。印。度。捕。奔。跑。雖。速。猶。不。如。汽。車。之。開。行。遠。甚。行。約。二。里。許。適。值。轉。角。司。機。者。聞。有。追。逐。聲。心。慌。膽。怯。稍。一。不。慎。將。汽。車。衝。於。路。旁。樹。上。汽。車。倒。於。地。印。度。捕。距。汽。車。尙。隔。甚。遠。乃。奔。尤。急。既。近。汽。車。處。車。仍。不。能。開。行。車。中。二。三。男。子。已。下。車。欲。遯。早。爲。巡。捕。追。及。男。子。手。持。手。槍。欲。向。捕。開。擊。印。度。捕。毫。不。畏。懼。將。拘。住。時。二。男。子。向。印。度。捕。連。發。兩。槍。一。槍。中。其。肩。一。槍。中。其。腿。印。度。捕。若。毫。不。知。痛。仍。猛。力。拘。住。二。男。子。堅。不。肯。放。二。男。子。知。若。不。將。巡。捕。打。死。必。不。能。逃。逸。又。連。發。數。槍。中。其。要害。巡。捕。既。死。而。兩。手。仍。堅。握。不。放。正。在。惶。惶。之。際。適。二。暗。探。乘。汽。車。過。其。地。乃。將。兇。人。及。汽。車。等。一。并。扣。留。車。中。果。一。婦。人。氣。已。絕。乃。拘。入。公。堂。訊。之。二。人。果。大。盜。也。卽。棄。於。市。並。厚。恤。已。死。巡。捕。之。家。族。噫。如。該。巡。捕。者。能。奉。公。守。職。奮。不。顧。身。身。既。中。彈。猶。能。拘。住。

兇人至死不放手。誠巡捕中之鳳毛麟角矣。

古今第一警察

王乃剛、浙人也。曾在蘇州南區第一分駐所當充警察。深明大義。嘗謂同輩曰：若不具高尚之人格。無高尚之學識者。必不可以爲警察。我國各地之警察。大半皆地方上之流氓。無賴充之。欲其不腐敗。其可得乎？警察者。有正人之權力者也。自己不正。安能正人。以流氓無賴而欲正人。試問有良好之結果乎？故我等爲警察者。必須奉公守法。不可貪小利。不可畏患難。則我輩責任盡矣。聞者莫不贊嘆。一日。王君站岡於某巷口巷中有朱姓者。蘇之紳士也。頗具勢力。惟朱某宅中。大半喜吸鴉片。癮甚大。警局中雖知之。而以其勢大。故亦不加拘禁。已數載於茲矣。王君既悉其事。乃問某巡官曰：鴉片非違禁之物乎？巡官曰：然。王又曰：民間有吸食者。當若何？巡官曰：拘諸局中。嚴責之。王復曰：然則紳士人家有吸煙者。則可拘入局中乎？抑聽其逍遙法外乎？巡官無語。半晌笑曰：此事甚難辨理。若以爾子上之關係。則不妨通融之。若由法律上論之。則宜一例看待。然汝儘可看事做事。自己權變之可也。王君正色曰：巡官差矣。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地方紳士乃民間模範。範不治上。安能治下。若遇此等事情。萬不可稍顧情面。而輕視法律也。越二日。王君獨自往朱氏家。主人正在吞雲吐霧之際。王君不問情由。奪其烟具。主人曰：汝何人。敢來此地。

王君曰。余乃本地之警察也。汝吸鴉片。作犯法事。押將警局去耳。主人大怒曰。余乃堂堂地方上紳士。豈容汝等來干涉我。王君曰。我奉公守法。不知紳士與不紳士。況紳士爲人民表率。紳士犯法。罪加一等。速去休。汝既犯法。已爲罪人矣。若不隨我去者。莫怪我川強權也。主人知理。缺不敢與之強辯。乃謂王曰。我知過矣。然同往局中。攸關體面。余今以三百金贈君。請君勿外揚。則此事可休矣。王君厲聲曰。余以清白身充當斯職。豈可以三百金而墮落我名譽乎。汝既犯法。非至法庭解決不可。主人無奈。乃隨之去。私令僕人以五百金帶往警局。送與巡官。巡官既得金。反謂警察曰。汝太多事。以後不可如此。朱姓主人卽安然釋放。王君觀此大怒。卽往警察廳上訴。廳長乃傳巡官及朱氏至。訊之無虛語。乃下巡官於獄。該所巡官卽令王君升任之。王君既爲巡官。一掃以前種種積弊。人民皆深德之。

古今第一游民

楊得勝。淮縣人。來海上有年矣。住居閘北五里許之嚴家宅。不事生業。終年遊蕩。然衣食足。用錢如糞土。旁觀者均異之。竊竊私議曰。楊得勝一遊民耳。既乏家財。又不生產衣食。果何如而來哉。久之始悉其底蘊。楊具膂力。精拳藝。名重大江南北。江湖中人無不知者。人有爭鬪事。楊喜代抱不平。助弱者與強者鬪。強者無不失敗。楊喜賭海上大賭窟。以虹口一帶爲最。巡捕包探等悉以金錢疏通之。故除外國捕頭

往探外其他均不與之計較。開此賭窟者大半皆海上大流氓。楊得勝初往觀之。本擬作孤注之一擲。殆後一敗墮地。負去數十元。楊大恚。非報復不可見路。旁適有一石重約四五百金。楊卽移巨石於賭檯上。檯被倒壓。石衆人正在興高采烈之際。遭此意外。事各大怒。羣呼曰：打……打數十人。蜂踴而上。楊得勝一人拒之。稍一用力。數十人跌出數丈外。楊笑曰：乳嗅兒亦欲與老人家比武耶。衆各大驚。不敢再上場。中有陸某者。慣作和事。老見楊具勇力。知非善類。乃笑謂楊曰：請君息怒。有事儘可商議。楊曰：檯上賭具盡係僞者。亂人耳目。余已負却數十金矣。陸曰：數十金儘可如數還君。惟檯上進出頗鉅。賭具確非僞品。乃以三十金還楊。翌日復往擬再與博。又被陸見。恐再擾事。乃謂楊曰：請君以後勿再開手。每日以五元送君。惟君須每日來此。逛逛。若有不肖之徒恣事者。請君於之排解。君意若何。楊大喜。嗣後楊每月有百五十金之進款。故嬉戲度日。無慮衣食之不給也。

古今第一屠夫

陸阿丙。白下鄉人也。素以殺豬爲業。天未明卽起。日以爲常。右鄰有馮氏者。家中祇一老嫗。暨一媳。媳年三十。夫死二年矣。守寡家中。冰清玉潔。且事姑甚孝。賴十指以生活。嫗又多病。喜食豬心。阿丙以其家甚寒。時將豬心送往。嫗食也。媳感甚。無以爲報。乃製布履一雙。以贈阿丙。阿丙固却之。曰：男女授受非禮也。

况余喜服草履終年不易也。今一旦服新布履其如人言之可畏。何婦更感甚。一日天未明阿丙既起。聞女子狂呼聲異之。啟戶聽之。乃馮氏婦也。急奔往觀之。見門半啟。既入見馮婦裸體臥榻上。氣將絕。一少年臥婦身上。又二男子坐榻旁。皆赤身裸體。蓋輪流強姦也。阿丙大怒。手中適有屠刀。在將三男子如殺豬然。一剎間盡戮。其首級鳴於官。備述其事。官派往驗之。則一嫗棄於空屋中。一婦臥榻上。氣已絕。察之果死於三男子之流姦也。殺之亦無罪。卽釋阿丙。且嘉其義。

古今第一囚犯

寧波大頭不詳其姓氏。原籍寧波。而頭甚大。故人皆呼以寧波大頭。云大頭劇盜也。其劫人財物時毫無聲息。手腕之敏捷。羣盜終不能及其萬一。大頭往吳市行劫。適值一名捕捕之本領更較大頭高十倍。大頭既被擒卽下於獄。獄官某慈善家也。待羣犯甚厚。時以忠孝節義等事爲羣犯述之。犯自知罪有泣下。數行者有願自新改過者。凡犯既入獄。獄官又令去其刑具。故羣犯皆感德之。一日獄中大火。牆壁盡燬。羣犯乘勢皆逃。大頭大呼曰。汝等欲逃。何以對獄官。獄官待我輩厚。我輩正無答報之機會。今日火起。我輩宜合羣力以撲滅之。豈可袖手旁觀不特不往救。且欲遁去耶。諸犯皆不聽其言。各抱頭鼠竄而逃。大頭獨自不走。飛身屋頂上。以救滅之。殆火勢已息。檢點罪犯。祇有大頭一人。縣令異之。訊以何故。獨自不

逃大頭曰：獄官待我輩甚厚，若逃之，何以對獄官？令又曰：然則已逃者，宜若何？大頭曰：大人能派二人與我，我可一一捕到。令曰：倘不能捕到，若何？曰：加我罪，令果派二人，不三日已捉到十餘人，又數日完全捉到。縣令暨獄官均大喜，擬輕大頭罪。大頭曰：此奚可哉？我有何罪，儘依法治之，豈可改輕耶？我之捕諸犯來者，亦非顯我本領也。因諸犯均受獄官之厚待，而不思報答，今獄中起火，獄官果不得辭其咎。若再逃，逸獄官之罪，豈非更加一等乎？則我既受獄官厚待，而不再助其半臂之力者，於心忍乎？獄官等聞其言，不勝贊嘆，乃稍輕其罪，爲永遠監禁云。

古今第一神卜

程雪樓既辭蘇督，道出金陵，往關帝廟進香。既入門，見一賣卜者，曰：預知來雪樓，卽駐足往觀之。聆其語言，頗多神妙，爲之贊嘆者，再乃亦占一字，請先生卜之。賣卜者曰：都督何所問？雪樓駭然曰：先生識我耶？卜者曰：余不識君，然君具英雄氣概，菩薩心腸，非當今之都督而何？雪樓曰：先生誠神人矣。余果程某也。請問先生以後之國事，若何？卜者嘆曰：都督欲問及國事乎？噫，不堪爲都督。告豺狼當道，盜賊專權，非一二十年後，必不能定也。蓋袁氏野心今日雖爲總統，尙不足以壓其慾。將來必有帝制之發生，帝制發生，則討袁軍踵接而起，南北分裂之局，勢定矣。黎氏雖可繼任總統，惟無統一南北之權力，且不能持久。繼

其○後○者○惟○孤○菊○耳○菊○在○百○花○中○雖○能○孤○高○獨○賞○晚○節○稱○香○然○居○此○水○深○火○熱○中○已○無○自○主○之○能○力○南○北○意○見○益○深○干○戈○擾○擾○從○此○無○寧○歲○矣○將○來○不○特○南○北○之○意○見○不○一○卽○南○與○南○之○意○見○北○與○北○之○意○見○亦○不○能○一○其○甚○者○一○省○中○又○分○數○派○各○自○殘○踏○至○此○而○欲○其○國○之○統○一○其○可○得○乎○故○非○有○大○流○血○終○不○能○太○平○耳○雪○樓○聆○之○疑○信○參○半○至○今○思○之○一○一○皆○驗○始○信○賣○卜○者○非○欺○人○也○

古今第一佛婆

杭○城○李○佛○婆○年○已○九○十○有○六○精○神○甚○健○與○少○時○無○異○家○中○自○建○觀○音○殿○終○日○危○坐○殿○上○誦○經○念○佛○從○不○出○殿○門○一○步○其○媳○劉○氏○性○殊○孝○因○姑○素○齋○已○亦○不○食○葷○物○餐○時○將○食○物○送○佛○殿○上○佛○婆○食○甚○少○每○次○約○半○小○孟○入○後○竟○不○食○煙○火○食○每○日○祇○飲○清○水○少○許○及○瓜○果○之○類○佛○婆○自○云○每○晚○必○菩○薩○駕○臨○與○佛○婆○晤○談○菩○薩○以○其○念○佛○誠○心○可○以○超○升○天○界○乃○以○甘○露○一○滴○與○佛○婆○飲○飲○後○覺○精○神○爽○快○雖○十○日○不○食○亦○不○知○饑○餓○一○日○之○晚○天○空○中○忽○聞○異○香○佛○婆○謂○其○媳○曰○菩○薩○引○我○升○天○去○矣○乃○危○坐○殿○上○合○掌○而○逝○既○死○神○色○不○變○與○生○時○無○異○且○偏○體○發○出○異○香○至○十○餘○日○始○散○

古今第一女騙

周○文○琴○女○士○本○浙○籍○幼○時○隨○父○來○蘇○父○本○業○緞○商○卒○於○蘇○女○士○卽○同○母○居○蘇○已○十○餘○載○女○士○幼○卽○聰○穎○讀

書過目不忘。里有蹇修者，其母輒却之，嘗曰：「個兒性與人殊，倘憑媒妁之言，將來或不能如兒意，豈非一世抱憾乎？」是故女士年逾花信，尙待字閨中。女士喜誦唐詩，每讀至「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之句，輒爲之神往。蓋女士本富於情者，風情月意，女士果早知之，祇以阿母在堂，不敢躬親嘗試耳。殆母已死，則滿園春色，不能關住女士，果聰明者。古人有云：「聰明反被聰明誤。」其女士之謂矣。女士幼卽深藏閨閣，不知世俗人情。母旣死，則不得不與社會所接觸。於是狂蜂浪蝶，日現於眼簾，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女士之名譽已不堪收拾如是者。又六七年，女士將立年矣，乃翻然悔曰：「文琴文琴，汝可以醒矣。若再悻悻，憤憤試問將來如何了局？」亡羊補牢，將猶未晚。文琴文琴，可以醒矣。然里中不乏美少年，浮薄者多，久之識一陸某，陸稚女士二齡，秉性誠實，好讀書，其實一窮書生耳。家無擔石糧度，日維艱，故年已長大而妻尙未娶也。旣與女士相識，遂誠意侍奉之。視女士如天人，女士有所命，雖入水火亦不敢辭。故女士亦以青眼相加，竟欲委身焉。但女士雖存此意，卒不能實行。何則？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陸某一貧如洗，其如將來之度日何？思之不勝惆悵。又越良久，乃思得一計，時適各省水患，人民沒沈者不勝枚舉，女士乃發起美人券以濟災黎，報上載一啟事云：「同胞乎，汝等居安樂之鄉，豐衣足食，猶念及北數省千百萬災黎，寒無衣，饑無食，大廈華堂，盡成澤國，若不速速援手，恐盡隨屈大夫去矣。妾一

弱女子耳尚不忍坐視其死乃發起賑災券券設十萬張每張售洋一元將來當衆開彩如中第一者卽將妾身委之雖姬妾奴婢均所甘心如不欲妾者則以萬金爲贈第二者獎金五千其餘以次類推諸君樂善好施想必不吝此區區數也此美人券之通告登載未及旬日已售進十餘萬金不待開彩之期而女士與陸某早已逍遙法外雙飛雙宿享盡人間樂趣矣

古今第一賭棍

雞頭阿二一天到晚從沒有做過別的事情他不上十歲的時候就喜歡賭博他的父親時常去罵他說道小雞踏偏頭沒有救了好事者就替他起個綽號叫做雞頭阿二阿二的賭興比別人家好十倍他在賭場中可以七天七晚不睡依然是神清氣爽若然論他的本領確也是獨一無二的譬如新買來的一付麻雀牌阿二祇要去又四圈莊他就可以一只一只的認出來所以他賭博的時候十次中統要勝九次半這是他眼光的靈敏他的手腕果然也比別人家高出幾倍什麼倒棺材哪脫龍梢哪挖靈子哪無所不能并且是件件皆精他在搖攤的時候另有一件本領人家都稱贊他是賭博大王因爲青龍白虎出寶進寶都可以隨心所欲譬如人家押的錢都在青龍上他開寶的時候已經變了白虎他既經有這樣的本領真可以算長勝將軍了有一天某處地方來一個牌九司務他的手法果然敏活得很倘然同雞

頭阿二比起高低來還不及阿二遠甚阿二既經得着這個信悉便要領教領教他的本領豈知那個牌九司務氣概軒昂並不打個招呼阿二暗想道有眼不識泰山你到這裏來買老真是關老爺面前來試大刀了上前看他如何做的手法見他是一種壓法什麼叫壓法呢到了有眼子的時候他便將八只牌弄亂了譬如上門是天六下門是地七他們莊家拿的是短八那麼人家的錢都到牌九司務那邊去了阿二看了這個手法知道這種是末等的技能他便暗中另外取了一只二四藏在身上再到檯上去了看看了好一會眼子又來了其時檯上的一付牌九牌祇有三十二只阿二已經完全可以默認了到了第三條推出來的時候阿二將洋十元押在下門因為上次是下活門旁人看見阿二押了以為必定可以取勝的同時押下者共四五百元牌九司務暗喜道吃食到了便將骰子一推是五自頭上家拿的挾七寶下家拿的是長三對阿二便將一只長三藏諸袖底將身上預藏的二四合上假作失驚道不好好祇有兩點輸了輸了牌九司務對他一看大吃一驚幾乎失魂落魄閱者諸君知道這是何故因為莊家拿的是么二二四主尊寶如何下家也有一只二四呢早知其中必有好本領的人在內就說近通有通有將兩只牌向亂牌中一推不敢拿出來看也不敢再賭了後來知道是雞頭阿二作弄的牌九司務不敢去懷恨他知道自已本領還不高妙乃去拜阿二做司務阿二的賭棍名聲也漸漸的高貴了

古今第一惡鴇

吳人張嫗年四十無子女性淫黠而殘忍里中醜聲四佈嫗不能居乃挾資往海上賃屋於四馬路某里僱用四妓已則爲鴇母妓以色殘生涯不甚佳嫗惡之初則持杖痛毆妓身無完膚痛不能忍而嫗客見之更不能洽其意生涯亦不見起色心甚焦急乃思得一計往理髮店中買二刀頭髮少許（按二刀頭髮凡人剃頭髮時第一次之長髮已剃去理髮匠以其不光潔乃再剃一次即將第二次剃下之髮川之名曰二刀髮）乘妓熟睡時私入陰戶中髮卽不能出以後諸妓每晚非有嫖客卽癢不可耐蓋二刀髮既入陰戶卽時發生奇癢古人詩云有手難搔心裏癢若爲某妓見之必改曰有手難搔個裏癢也故妓於每晚必強迫迎客雖在四鼓後若無主顧亦不願子身獨宿不數月陰戶漸見癰疼實難耐忍乃往醫院中調治醫生驗明始知爲惡鴇所害醫院爲西人設立頗具勢力見此情狀卽報告捕房惡鴇押入西牢永遠不得釋放鴇苦不耐乃自縊而死

古今第一博學

徐幹治學篇曰鄙儒之博學也務於名物詳於器械矜於話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如漢之董仲舒可稱博學鴻儒者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

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天人三策。勅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誠於內等語。上嘉之。以爲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爲漢醇儒。嘗夢蛟龍入懷。作春秋繁露十七卷。行於世。時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仕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有文學。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家居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漢興諸儒。仲舒爲最。然其後更何人以當之哉。

古今第一志學

後晉時河南桑維翰。貌奇醜。身短而面長。常臨鏡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屢抑之。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別求仕路。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一銕硯。方尺許。以之示人曰。硯穿則改而他仕。朝乾夕惕。舉業功深。卒以進士及第。所謂有志者事竟成。觀於桑維翰之磨穿銕硯而益信。

古今第一信學

長安張載。少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旋登進士。爲崇文院校書。與

王。安。石。不。合。乃。移。疾。歸。屏。居。橫。渠。終。日。危。坐。一。室。橫。經。鼓。篋。之。外。無。所。事。事。家。貧。旋。致。衣。褐。不。完。乃。集。諸。生。講。學。論。道。得。束。修。以。度。日。或。見。其。衣。衫。襤。褸。曰。先。生。衣。冠。不。整。尙。講。何。學。曰。學。問。積。於。中。非。章。於。身。汝。見。吾。衣。冠。敝。而。謂。吾。無。學。以。貌。取。人。失。之。陋。矣。或。乃。無。言。而。去。

古今第一史家

唐太宗陸機傳論曰。古人云。惟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高醉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其後當推諸陸氏。

古今第一文家

韓柳歐蘇。爲百代文豪。盡人知之。然以四者之中。惟韓昌黎爲最。昌黎名愈。字退之。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其爲文也。立意深而明。運筆動而老。說理詳而圓。層次奧而曲。浩浩乎洋洋乎。有電奔雷鳴之象。風號浪湧之奇。故人謂之曰。韓潮。其上憲宗迎佛骨表一篇。痛詆佛害。不遺餘力。中有曰。投諸水火。以斷天下之疑。佛如有靈。能禍福人。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其有膽有識。彌足令人警服。

蓋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輔翊六經。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柳子厚賞得昌黎集。先以薔薇露浣手。然後誦。其足爲諸文豪崇也。又如此。

古今第一詩家

詩學之盛。莫過於唐。後世無以及之。然唐之卓立於詩學中。當首推李白。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刺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減相如。後至長安。謁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沈香亭。時牡丹盛開。欲白爲樂章。速召。適已醉。左右用水拂其面。醉稍解。帝使貴妃爲之捧硯。卽成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一日騎驢過華陰縣。縣令止之。白索筆供云。予生西蜀。身寄長安。天上碧桃。慣食數顆。月中丹桂。高折一枝。曾使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想知縣莫尊於天下。料此地莫大於皇都。天子殿前。尙容吾步馬。華陰縣內。不許我騎驢。令大驚謝之。白與孔巢父。陶沔。韓準。裴成。張叔明。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日以詩酒爲事。又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進。崔宗之。蘇晉。張旭。交。遂爲飲中八仙。杜甫作

歌以紀之。所著有詩集三十卷。李陽冰爲之序云。三代以來。風騷之後。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古今第一數家

宋鮑澣之周髀算經序曰。周髀算經二卷。古蓋天之學也。以勾股之法。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運行。而得其數度。其書出於商周之間。自周公受之於商。高周人志之。謂之周髀。其所從來遠矣。隋書經籍志。有周髀一卷。趙嬰周髀一卷。甄鸞重述。而唐之藝文志。天文類。有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注周髀一卷。其曆算類。仍有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本此一書耳。至於清朝。崇文總目。與夫中興館閣書目。皆有周髀算經二卷云。趙君卿述。甄鸞重述。李淳風等注釋。趙君卿名爽。君卿其字也。如是則在唐以前。則有趙嬰之注。而清朝以來。則是趙爽之本。所記不同意者。趙嬰趙爽。止是一人。豈其文字相類。傳寫之誤耶。然亦當以隋唐之書爲正可也。又崇文總目。及李唐周髀音義。皆云趙君卿不詳何代人。今以序文考之。有曰。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靈憲乃張衡之所作。實後漢安順之世。而甄鸞之重述者。乃是解釋君卿之所注。出於宇文周之世。以此推之。則君卿者。其亦魏晉間之人乎。若夫乘勾股朱黃之實。立倍差減并之算。以盡開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之可易。則君卿者。誠數學之宗師也。

古今第一書家

晉王羲之字逸少。王敦曰：此吾家佳子弟也。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啗，顛先奉羲之。及長，仕晉，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蛇。又曰：烟飛霧結狀若斷，而實連風霧龍蟠勢若斜，而反真。其最爲後世重者，蘭亭記、樂毅論、黃庭經也。性愛鵝，爲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畢，籠鵝以歸。在蕺山爲老姥書六角扇，各五字，人競買之。黃庭堅以右軍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眼如霜鶴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幕眞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銀鈎蠶尾爛，箱籟贈君鋪案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眞。卿家小女名阿潛，眉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又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其見重於人也多如此者。

古今第一畫家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畫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澹，一變鈎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各自千秋，赤幟難拔。不知諸家肖子，近日屬誰如。

豐俊夫、曼陀、雲先輩亦不乏其人。技非不精，然欲跨吳郡之顧生，恐不能焉。顧生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爲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爲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卽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搖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矣。乃畫二疏，圖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具，觶而壘，卽倍犧壺之數。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宛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槃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廻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轡而坐，卽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爲妙？曰：二疏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旣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旣不爲和易已之能潔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古今第一樂家

尙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樂之由來久矣。後之樂家。代有其人。然足以冠古今而負乎莫尚者。莫如師曠。昔衛靈公之晉。於濮水之上宿。夜聞有新聲者。召師涓撫瑟寫之。公遂之。晉平公觴之。靈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曰。願試聽之。師曠拔琴一奏。有元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妙乎神矣。今之習音樂家。不一而足。翹翹然自以爲技操獨步。凡中樂西樂靡不稱能。而究之不過一想象家。令人可聽聞而已。安得如師曠之樂之能感於若爾哉。

古今第一歌曲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所謂歌曲者。卽詠歌之流也。至唐元宗有霓裳羽衣曲。爲世所豔稱。是爲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爲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闕下。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歌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願隨。

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及元宗在東都。晝夢一女。容貌豔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爲鼓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宴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涌起。神女出於池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宰相。因於池上置廟祀之。至若歌曲有曰春光好。秋風高。亦皆元宗所製也。以論歌曲。當以元宗時爲最。

古今第一妙舞

樂府雜錄曰。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衍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如燕昭王時之旋娟。與提嫫。可稱獨步。蓋昭王卽位。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體輕氣馥。或行無踪影。或積年不飢。昭王處以丹縉華帳。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以纓綏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宛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八懷袖也。其後雖有漢之李夫人。唐之楊貴妃。或能健舞。或能軟舞。或作字舞。或作花舞。或作馬舞。舞之稱態不一而足。而要不能如旋娟二人妙舞揚揚之爲得也。

古今第一琴師

昔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尙未能也。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近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汨崩折之聲。山林窅窅。羣鳥悲號。捨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有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唐王績山夜調琴詩曰。促軫乘明月。抽絃對白雲。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持此詩以贈諸伯牙。誰曰不宜。

古今第一棋手

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此宋潘慎修嘗言之。吾見世之奕者。往往急於取勝。或存心不仁。或布局無義。或進退無禮。或計畫失智。或對敵罔信。是以欲勝而反負。盍觀王積薪一事。按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掌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

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遲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揀應防拒之法皆以仁義禮智信出之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由是積薪之棋遂成爲無敵者矣

古今第一愛物

陶侃字士行晉潯陽人明帝時拜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軍事平蘇峻之亂初爲廣州刺史日運百甓習勞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忠順勤勞如此一日上命侃督造戰艦侃將餘贖之竹頭木屑等一一謹藏之其時左右之人果未稔其用意嘗竊私議曰斯人得毋過於吝惜乎竹頭木屑得值幾何今竟重視之如此嗣後燕客署齋時值隆冬天下雪路泥滑不能行侃以木屑撒地以便行路又用竹頭引火以禦寒左右乃歎曰今日方知陶先生之用意也深謀遠慮一至於此陶先生之藏竹頭木屑者非其吝惜乃愛物耳既能愛物豈有不愛民乎如陶侃者堪爲後世法矣

古今第一施貧

我師袁觀瀾先生好學士也世居寶山南門破屋三椽聊堪容膝清光緒二十八年倡辦縣立高等小學校以報功祠爲校舍時民智未開科舉未廢多方反對之而先生之精神毅力不稍減校中每月所得薪

水。悉。以。補。給。窮。苦。學。子。而。自。己。之。衣。食。不。足。則。不。暇。顧。也。殆。民。國。成。立。後。先。生。任。教。育。次。長。之。職。所。得。俸。金。已。數。十。倍。於。校。中。之。薪。水。宜。乎。豐。其。衣。甘。其。食。華。麗。其。居。住。也。而。先。生。之。蔽。衣。破。屋。如。故。部。中。所。得。俸。金。一。如。疇。昔。仍。濟。給。一。班。貧。苦。子。弟。數。十。年。如。一。日。一。日。者。梁。溪。某。君。會。先。生。於。京。師。某。君。果。豪。士。也。訊。先。生。公。館。在。何。處。先。生。笑。曰。余。奔。走。教。育。界。數。十。年。祇。知。以。廣。施。教。育。得。達。余。之。志。願。無。所。謂。公。館。者。祇。贖。三。椽。破。屋。而。已。公。館。猶。未。建。築。也。某。君。聞。之。欽。佩。其。抱。負。憐。惜。其。遭。遇。卽。贈。以。住。宅。一。所。（地。址。在。無。錫）噫。如。先。生。之。清。廉。施。貧。可。與。宋。相。范。仲。淹。同。傳。不。朽。矣。

古今第一義舉

宋。星。波。字。伯。榮。浙。之。望。族。也。家。有。良。田。數。千。頃。存。積。現。金。數。十。萬。有。子。二。長。曰。聖。寰。肄。業。於。陸。軍。大。學。次。曰。珏。模。習。醫。於。醫。院。中。伯。榮。素。性。豪。爽。具。俠。腸。二。子。亦。酷。肖。其。父。視。金。錢。如。無。足。重。輕。者。然。亦。母。敢。濫。用。妄。費。每。遇。善。舉。則。慷。慨。解。囊。雖。數。千。百。金。亦。不。吝。惜。某。歲。適。值。大。饑。數。千。萬。災。黎。嗷。嗷。待。哺。伯。榮。慨。然。嘆。曰。萬。民。饑。而。我。獨。飽。萬。民。苦。而。我。獨。樂。質。諸。天。良。安。乎。否。乎。珏。模。適。因。婚。事。請。假。在。家。乃。謂。其。父。曰。道。旁。枯。骨。仁。者。寒。心。今。萬。民。有。倒。懸。之。急。斯。時。不。救。更。待。何。時。伯。榮。亦。然。其。言。乃。設。立。施。粥。廠。於。宅。中。奈。災。民。人。數。過。多。不。得。遍。及。於。是。分。設。四。鄉。者。又。若。干。處。嗣。後。災。黎。之。受。其。惠。者。不。勝。枚。舉。如。是。者。行。之。一。載。餘。

而家中積金已罄。乃販售其田園。亦不吝惜。殆至歲豐。後施粥。廠方閑歇。而伯榮之家產已蕩然無幾矣。此民國紀元前十年事也。更有一事爲閱者告。余前遊吳門。時得一方外知已。曰：覺非覺非。性頗奇特。精書法。又擅詩詞。初寄跡北寺。蓋亦方師佛生之門弟子也。與余識。一見如舊。嗣後由覺非紹介。又得一方外友。曰善緣。善緣年逾耳順。而精神矍鑠。腹更便和。鷲可親望。而知爲忠厚長者也。善緣居吳門時少。而在周莊時多。黃鸝坊橋西首之十廟。爲善緣私產。來吳時。輒住十廟內。惟十廟無甚出產。故居住其中。難以糊口。而周莊廟中無歲可獲。二十餘金之香金。若以常人眼光窺測之。緣善既有如此大宗進款。正可以悞晚景矣。而善緣則不然。衣蔽衣食。青菜根黃米飯。將每歲所入之款。設一僧立貧兒院。供給一班貧苦子弟。嘗語人曰：貧僧不幸。早喪父母。既無兄弟。又無伯叔。子然一身。形影相吊。不知受過幾許痛苦。歷盡幾許磨折。不得已。乃削髮爲僧。幸師父善待我。有時授我以誦經。及四子書。設當初計不及此。此時不知已暴骨何處。故我之得有今日者。皆我師父之所賜。貧僧既親歷此等痛苦。則今日孤苦兒童所受之痛苦。卽我幼時所受之痛苦也。我幼時之得以不死者。幸有仁慈之師父。今師父已西逝。我若不能繼我師父之志。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我師父耶。故今日節我輩衣食之費用。設此貧兒院。俾哀哀無告之兒童。不致將來流爲乞丐。盜賊學成一技。得以自立。對於國家。亦可稍盡一分之義務。故我雖敝衣素食。

而精神上如覺非常愉快。噫善緣之抱負既如此。不知一般守財虜見之。能毋動心否乎。善緣又知詩嘗有述懷詩七律四首。余已不能記憶。其中猶能記其一聯云『生既帶來雙只手。死當攜去兩拳頭』。讀此二語。已可想見其慷慨矣。

海若曰。余與覺非善緣二君別已三載。魚雁罕通。音書久杳。瞻懷丰采。神魂俱馳。去年秋。覺非一來海上。顧我者。凡三次。均不值。不識近况。若何。晦明風雨。我勞何如。

古今第一報德

明嘉靖時。豫魯間之盜魁曰彭燕飛者。腕力能舉五百斤。鼎出沒於重山峻嶺間。上司雖聞其名。莫敢攔其鋒。其妹曰瘦娘。技幾超乎燕飛。上體態娉婷。翰墨觀者莫悉其爲俠女也。燕飛之爲盜。有三不劫之戒。三不劫者。一廉士不劫。二賢吏不劫。三婦女不劫。且不特不劫。更有以救之也。若遇姦商汚吏。則掠之殆盡。或竟梟其馘。以爲後來者戒。既掠其資。乃遍散四方。以與貧而無告之人。已則敝衣疏食。宴然自樂。常與瘦娘獵。一日薄暮。瘦娘自叢嶺中出。遙聞呼嘯聲。出自山谷。漸聞漸近。細辨之。如遭莫大之恐懼。而喚人救援者。舉目四顧。亦無見。正疑慮間。瞥見相距十餘丈外。一人飛奔而下。且奔且呼。一虎尾其後。張牙舞爪。勢甚凶猛。瘦娘見勢已急。卽發腕中箭。呼然一聲。已中虎目。虎負痛倒地。一人奔跑呼救。仍如故。

瘦娘。卽向前用力一抱。一人投入瘦娘懷中。睨之。二十許少年也。眉宇頗不俗。惟猝遭顛沛。玉容慘淡。顯無人色。訊以姓氏。默不出聲。氣喘而急。雙目頻注瘦娘。如露感激意。瘦娘爲之頹然。乃負之下山。少年神志略寧。訊瘦娘姓氏。亦不答。向少年嫣然一笑。竟飄然去。追之已不及。

少年姓陳。字伯英。其父曰逸。豐廉吏也。膏脂鮮給。宦囊長空。一身飄泊。兩袖清風。伯英守父訓。潔身自好。攻書之暇。恒往深山中採藥。一日適過一虎。駭極而奔。幸遇女子相救。不然已飽虎腹矣。如是閉戶讀書。不敢再逾雷池一步。晚間非至四鼓。輒不息。期以上進也。一日某上司道經豫地。大小舟車數十輛。姬妾侍婢數十輩。黃白鏹不計其數。地方僚員迎迓者。幾如山陰道上。絡繹不絕。事聞於燕飛。大喜曰。天下嗷嗷者。又得衣食矣。迺率黨數十人。各持利器。待於峽口。有頃。舟旣至。燕飛縱身一躍。已登大舟。從者先後至。卽將侍衛數十人。一一投諸江中。諸執役見事不佳。各鼠竄逃。船中祇存上司暨姬妾十餘而已。頻向燕飛叩頭乞宥。寧犧牲一切而保其生命。燕飛以繩索縛其軀體。投於道旁。將舟中寶貴收拾一切呼嘯而去。

各役使見盜去。遠始至上司前。寬其繩索。狼狽入城。各官員聞之。莫不驚惶失措。發兵追之。閱五六日。未獲一盜。上司以其懦弱。大發雷霆。下令該地知事。限三日內將原物追還。否則必不寬宥。云云。諸官僚莫

不。咋。舌。時。逸。豐。適。治。歷。城。首。當。其。衝。商。諸。伯。英。不。如。掛。印。而。歸。計。既。定。翌。晨。案。上。有。物。彩。然。細。視。之。均。爲。見。所。未。見。之。寶。計。約。十。餘。件。更。有。古。畫。一。幀。外。裹。絹。套。套。上。注。某。上。司。姓。氏。乃。知。爲。上。司。所。被。劫。者。躬。親。奉。璧。期。以。消。罪。也。上。司。既。獲。原。物。勃。然。大。怒。遽。將。申。通。盜。匪。罪。加。諸。逸。豐。狂。猖。倍。至。強。迫。招。供。逸。豐。體。無。完。膚。祇。呼。冤。枉。而。已。歎。聞。戛。然。一。聲。有。物。直。轟。案。上。燦。若。長。虹。乃。晶。瑩。匕。首。也。上。司。見。之。駭。而。却。逃。頭。道。左。右。追。獲。四。顧。渺。然。均。無。所。見。卽。將。逸。豐。入。獄。已。則。匿。居。寢。室。杯。弓。蛇。影。在。在。驚。惶。伯。英。聞。耗。嗆。地。呼。天。者。再。一。時。苦。無。長。策。已。料。老。父。入。獄。必。無。生。路。可。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不。如。以。一。死。了。之。且。古。人。有。屍。諫。或。余。死。而。老。父。可。出。雖。死。無。憾。乃。嚙。其。左。指。血。出。如。泉。湧。用。筆。和。血。書。冤。狀。於。紙。既。畢。欲。憤。身。自。殺。一。女。子。自。梁。間。躍。下。遽。棄。伯。英。腕。中。刃。謂。之。曰。男。兒。行。事。須。三。思。之。豈。可。率。爾。從。事。等。一。死。耳。重。若。泰。山。輕。如。鴻。毛。君。今。一。死。於。事。實。上。既。無。畀。益。且。蒙。不。孝。罪。無。恥。狗。官。惜。憤。已。達。極。點。斬。草。不。除。根。早。知。必。留。後。患。今。尊。翁。之。受。痛。苦。余。兄。害。之。也。要。知。余。兄。之。此。舉。實。出。於。一。片。血。誠。蓋。尊。翁。爲。廉。吏。余。兄。憐。其。貧。而。亟。救。之。故。以。前。物。相。贈。不。料。因。憐。而。反。害。之。今。雖。如。此。儂。必。有。以。往。救。之。請。毋。慮。豈。可。卽。萌。短。見。而。了。却。有。用。之。身。伯。英。聆。其。言。目。注。良。久。顏。色。頰。爛。一。時。不。能。記。憶。女。子。嫣。然。曰。君。已。忘。及。山。中。邂逅。乎。伯。英。恍。然。聽。而。泣。曰。蒙。女。士。兩。番。相。救。雖。結。草。銜。環。不。足。以。報。萬。一。女。子。急。曰。此。非。說。話。時。間。君。可。靜。以。待。之。儂。去。

矣。一閃如電警爾。遂不復見。

某上司自受驚後。神魂若失。一夕與二姬同飲。臥室中。歛見一女子。手持利刃。立於桌前。大聲曰。儂本欲刺。刺若誠以不忍。污我清白。刃暫恕。若稍活。數日速速將陳逸豐釋放回家。若緩片時。必不汝宥。語時。聲色俱厲。某上司與二姬均如霹靂。當頭傷魂落魄。哀泣求救。女曰。若將陳某送回。萬事都已。上司諾諾。即令左右將陳某送回。女子又曰。刦汝財物者。乃余兄。非陳某也。余兄以陳君清廉。故予以財物。汝竟指驢為馬。皂白不分。汝知罪乎。胡愾憤。乃爾上司不敢出聲。惟叩頭而已。

伯英見父既回。悲喜交集。且將女子相救。白諸父。更感激不已。其父謂伯英曰。宦海風雲。瞬息萬變。余清正如。如此。尚罹不白之冤。脫無此女子相救。更不知伊於胡底。不如掛印歸田。尚可稍享清福。伯英亦以宦途為可畏。乃掛印而走。道出歷城縣境。大霧迷離。天日莫辨。且天色又晚。投宿無門。進退維谷。適前有茅屋數椽。叩門入。歌聲一縷。宛轉可聽。其音細弱。如女子一老嫗坐草堂上。逸豐即與之行禮。且稟明來意。嫗諾之。竟自入內室。俄嫗又出。後隨一女子。頗娟好。伯英見之。呀然失驚。亟白其父曰。救我者。即斯人也。女子見伯英。亦呈驚喜狀。女子非他。即瘦娘也。謂伯英曰。汝來何為。得弗畏大盜之行。劫耶。伯英即將掛印事白之。話譚有頃。一男子自外入。肩荷獵鎗。革囊中滿貯狐兔。瘦娘起立曰。哥來乎。晚餐已具矣。願謂

二人曰若卽余兄燕飛日前行劫者卽若人也。逸逸頷之相見坐下。燕飛曰余先世本金陵下鄉人。當滿奴入關時余先祖紫封公督師江北。毅宗旣殉國難。史可法等立福王由崧於南京。卽帝位。清兵旣取燕京。破李自成。進窺江南。及清兵至城。卽陷屠戮甚慘。先祖亦殉於難。余等乃隱居此間。誓不食清祿。奈此間土地磽瘠。民不聊生。常有凍餒之虞。余旣無力以救。若輩然亦不忍坐視。其斃於溝壑中。不獲已。出此最下之策。而爲盜。余之所謂盜者。盜其名也。盜姦吏而救蒼生。雖得盜名。非若高居厚祿者之官。其面而盜賊。其肝鬲也。斯爲愧矣。逸豐聞之。譽揚不已。有頃晚餐。旣具出酒。食之酒數。巡談及伯英事。老夫人曰公子中饋旣虛。老身祇有一女。雖出低微。尙知禮義。不嫌鄙陋。請聯秦晉之好。逸豐大喜。乃選吉成禮。匝月後南下。越二年餘。伯英復因事北上。道經燕飛家。時燕飛患病劇甚。家中惟老母在堂。旣見伯英。至一時悲喜交集。燕飛攜伯英手泣下數行。乃喘然曰。余一生不能作正當事業。致遺祖宗羞。然爲盜十餘年。劫物數千萬。未嘗享一日之快樂。所有財物悉數施行貧苦者。斯可無愧於心也。今我已矣。病入膏肓。已無救藥。然余死果不足惜。所難堪者老母耳。若余死之後。君能攜老母南下。仍得母女相見。則余雖死亦當銜環結草以報也。伯英聞之亦不禁淚下。乃慰之曰。君勿過慮。此時病勢雖劇。而神志尙清。諒無意外之事。至於所說之事。更不必介然於心。君之母卽余之岳母也。侍奉之亦理所當然。燕飛笑曰。余死無憂。

矣。越三日果死。迨喪務畢。伯英卽攜老夫人南下。旣見瘦娘。又不由一翻悲慟。逸豐見老夫人。至大喜曰。今日可以報昔日之德矣。乃十分善待之。

古今第一復仇

梁溪陸琦。翩翩少年也。清雍正中葉。赴歲試。寓金陵吳氏。主人曰鐵臂大王。素性橫暴。喜賭博。鄰里均憚之年。逾不惑。膝下猶虛。東鄰有女曰蓮娘。美而賢。大王強以爲己女也。婢曰燕兒。亦慧。甚俱年二十許時。生尙未娶。見蓮。美欲委禽也。諷婢達蓮。蓮羞喜交併。半晌無一言。婢知己有允意。轉告生。生甚喜。遽以所佩之沈香銷贈蓮。以爲信物。蓮亦以玉和合轉贈之。會生家書至。因母病亟欲返。臨歧未及語。大王比返。母已卒。居喪三年。勿預外事。喪期已滿。復往吳氏求婚。大王非特不允。且揮之門外。曰阿蓮非千金聘。不可汝等窮措大。乃想吃天鵝肉。耶。生憤憤而出。夜憩於金陵城外某旅舍。夜過半。聞隱隱有嗚咽聲。出自鄰舍。歷五鼓始已。翌晨見鄰舍門次立一女子。年約二十許。雲鬟蓬鬆。淚痕猶濕。生乃知爲此女也。遽前致問。曰昨晚嗚咽者非卿也。耶。女子曰然也。以妾故擾君清夢。罪甚。罪甚。曰卿胡哀怨。乃爾。女曰妾錢塘羅氏女。素娘也。幼習劍術。隨母遊於長江上下。遊今母病劇無力。延醫是以飲泣耳。語已淚更下。生心惻然。乃以數十金贈之。女甚感。乃謂生曰。妾非彈箏賣笑者。流君果慷慨士也。願示姓名。以圖後報。生乃以

姓。氏。告。之。遂。別。時。適。大。興。文。字。之。獄。生。亦。與。也。繫。於。獄。暗。無。天。日。某。日。之。夕。一。女。子。自。牆。外。躍。入。獄。中。視。之。乃。羅。素。娘。也。卽。向。生。耳。語。曰。脫。君。遠。遁。何。如。生。曰。恐。難。逃。虎。口。耳。女。舉。雙。掌。將。手。紐。一。拍。而。脫。卽。負。之。行。適。獄。吏。進。見。之。大。怒。欲。向。前。擒。女。女。出。勢。急。猛。力。一。飛。足。獄。吏。遽。退。四。五。丈。而。女。子。負。生。越。牆。遁。追。之。已。不。及。矣。去。至。江。邊。乃。雇。舟。往。下。鄉。舟。至。半。途。生。復。謂。女。曰。卿。既。具。此。神。力。僕。更。欲。以。他。事。瀆。卿。卿。亦。知。金。陵。城。內。有。鐵。臂。大。王。乎。女。曰。有。之。此。人。具。勇。力。誠。萬。人。之。敵。也。生。曰。渠。有。猶。女。名。蓮。娘。曾。許。僕。今。女。懷。舊。約。父。負。前。盟。卿。若。能。留。意。而。玉。成。之。古。押。衙。不。足。數。矣。女。沈。吟。半。晌。曰。此。事。恐。不。易。告。成。耳。蓋。妾。與。彼。姝。素。昧。平。生。既。無。半。面。緣。彼。必。不。見。信。奈。何。生。曰。卿。慮。之。誠。是。卽。向。囊。中。出。玉。和。合。謂。女。曰。此。卽。蓬。娘。別。時。之。紀。念。品。也。卿。若。攜。此。信。物。去。彼。必。勿。疑。女。曰。諾。乃。告。別。去。既。抵。金。陵。時。適。傍。晚。乃。逕。往。吳。氏。去。既。入。門。闥。無。其。人。更。入。內。室。瞥。見。一。女。子。掩。面。而。泣。女。卽。向。前。致。問。曰。卿。非。蓮。姊。乎。儂。奉。陸。郎。命。來。接。蓮。姊。去。也。女。子。聞。之。更。嗚。咽。不。成。聲。半。晌。乃。曰。妾。非。蓮。娘。乃。蓮。婢。燕。兒。也。蓮。娘。已。於。前。日。嚮。入。青。樓。矣。因。其。父。素。喜。賭。博。連。日。大。負。二。三。千。金。不。獲。已。將。蓮。娘。售。諸。青。樓。中。得。一。千。金。而。其。父。於。昨。晚。挾。資。又。往。賭。場。中。至。今。未。回。不。知。勝。負。若。何。脫。仍。負。也。則。恐。累。及。儂。耳。女。又。問。曰。然。則。蓮。姊。甘。心。處。青。樓。乎。燕。兒。亟。曰。烏。乎。甘。心。求。死。不。得。耳。正。言。時。鐵。臂。大。王。揚。眉。而。入。燕。兒。大。驚。曰。主。人。來。矣。女。卽。向。空。一。躍。倏。已。不。見。殆。大。王。去。

女復躍下訊青樓何在燕兒曰離此地約二三里秦淮湖畔萬綠叢中小樓一角若隱若現者是也女頷之卽別去既抵秦淮訊明蓮之居處當蓮娘鬻入青樓後雖經鴛母等百般惋勸而蓮娘終不動心除哭泣外不食亦不衣屢欲懸梁自縊奈防護週密不得遂其志一日魚鼓既躍蓮娘猶未眠正在嗚咽悲泣時瞥見一女子自梁間躍下蓮娘見之亦不甚驚惶卽訊曰汝何人膽敢闖入閨園耶女曰儂乃錢塘羅素娘也今受梁溪陸郎委託特來接卿卿非吳氏蓮娘耶蓮曰然汝既承陸郎委託可有證物否女卽以玉和合出示蓮見物一慟欲絕女亟曰幸勿出聲此時夜已過半想鴛母等均已熟睡從此可逃羅網乃越窗而出天旣明逕往下鄉去旣抵生所二人相見後悲喜交集卽日諧花燭花香蝶戀春暖蜂狂樂可知已蓮娘謂生曰今日我二人仍能相見誠出於意料之外然今妾旣脫魚鈎燕兒未離虎穴致之聚首君思良多生如有難意蓮泣曰妾與燕兒甘苦共嘗且刻下未必不以妾故而彼累倘伯仁由我而死妾能獨侍巾櫛乎生更商於女女曰此事宜迅不宜遲遲則恐生變生訊以時期女曰今晚卽可從事乃雇舟三人同赴白門而去旣抵岸女謂生曰汝等暫駐此間容妾先往一探虛實旣抵吳氏見門前人聲鼎沸女知有變卽藏跡人叢中俄見三四武夫擁一女子出乃燕兒也女卽蹣跚步向前趁其不備直撲武人武人旣仆女卽扶燕兒出將及前門又一武夫追及燕兒曰此卽主人鐵臂大王也女見來勢頗勇遽將

燕兒直諸門左飛身躍上直撲大王胸又將身一躍輕舉蓮鈎適中大王左眼大王向女脇間用力一推女趁勢蹲地橫腿一掃大王顛仆於地女卽挾燕兒去行不數里已抵生處謂生曰君仇已復妾之報君畢矣請從此辭生強留之女卒不可一剎間已不見影跡矣

古今第一作僞

昔年余居吳門時有乙種商業學校之倡辦假黃鸝坊橋十廟旁餘屋爲校舍嗣後因經濟不敷校務遂中止一腔熱血冰雪收腸言之愀然有一事給爲茲篇作僞之點綴一日十廟內來一丐者衣衫頗不惡晚間亦留宿於內四肢五官果毫無所缺又一丐者年較少由理想上猜度之則非父子卽叔侄少年之丐嗜杯中物老者則喜阿芙蓉余見而嘆曰此丐之所以爲丐也既深嗜好廉恥自無然此二丐既無特別之本領何以供給衣食之外尙有餘資喝酒吸煙非竊卽盜可以逆料不待智者而後明瞭也詎知竟大不然其果有特別之本領在翌日出外乞食余初未知其外出殆乞畢回廟余正散步門首見之駭然萬不料二丐竟如此矯裝也一老者臉上厚敷墨灰色兩手作拳狀厚塗鮮紅之油質視之不啻滿手鮮血也兩腿拳而不動腿上滿帖膏藥無數又敷以淡白之油質視之若濃血然盤坐於四輪木車中身披百結衣且正值隆冬天氣而衣甚單薄如不勝其寒冷者少年則推車而行亦若殘疾者然途人見之

有憐惜其殘廢者乃與之錢故每日所入之款輒在三千數百文如是者約三月餘旋爲旁人窺破其詐僞丐卽他去嗣後十廟內無二丐之踪跡矣此前四年事也

古今第一訟案

聶仲樂津門望族也以爭產故與同族不睦族中有名金漢者腕力過人年少於仲樂二歲而仲樂反呼之爲叔金漢非一脈相傳其父洪濤入贅於聶氏卽生金漢爭產時金漢得最少乃懷恨仲樂一日酒後值仲樂於途拳足交加不遺餘力殆仲樂歸後不數日咯血而死其時年祇三十有二妻吳氏少一歲生子三長曰克興七歲次曰克源四歲最幼者名克儉纔週歲耳當仲樂被金漢毆打時外人均未得悉事後仲樂亦未十分說明惟其妻吳氏略知之故死後並無命案發生嗣後三子年齡漸長吳氏躬親教誦讀三更燈火五更雞吳氏艱苦倍嘗冀數子成人後可以雪父仇也幾更裘葛而克興年已二十矣又數年已舉進士衣錦榮歸其愉快不言而喻其母見之反嘆息流涕克興見母悲傷不審何故亦轉喜爲悲訊母何苦其母嗚咽曰汝年已長猶能記得阿父否克興聞之茫然不解其意果訊之方知父之死狀大泣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爲人子者有戴天之仇而不報有何面目再立於人世間耶亟往督署中擊鼓呼冤時津門提督陸某觀此狀況大怒卽升堂訊問既見克興督曰汝非新取之進士乎曰然曰汝既

新進士難道不知王法乎克興大呼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今父仇未復無暇顧及王法耳督曰然則汝父果冤死乎曰然督又曰汝父死幾年矣曰二十年督曰今日汝意若何克興曰請開棺相驗督曰此豈易事哉若汝父果死於仇人則可治以殺人之罪設汝父非死於仇而死於病則汝當若何克興曰開棺立斬古有明訓我何懼爲督乃准其請擇日開棺一面卽將被告人逮捕時金漢之勢尤豪且家益富子二不務正業日趨於權憲者之門下自克興訴事發生後金漢大恐乃運動縣吏若果能彌縫其事而得以無罪者當以千金壽縣吏又商之伴作殆運動既妥而開棺之日亦至是日大小官吏在場者約二十餘人然前清官吏大半如木偶所謂官樣文章而已故一任伴作之翻弄而已棺既啓將屍骨翻出逐一化驗均無傷痕督怒卽將克興抵其罪其實屍骨翻出時伴作已預備一付屍骨在旁若見傷痕卽將他屍骨換進化驗時見左首第三脅骨已斷卽當時絕命之原伴作之手腕果甚敏活將屍骨換去時旁觀者無一知之冤者克興父仇未復更殺身以抵其罪九泉有知不知伴作若何感慨耳

克興旣殺不數年克源又舉進士乃繼承乃兄之志赴督上控詎知父仇仍不能雪復殺身以殉又數年克儉復成名思欲再接再厲一雪兄父之仇繼思黑雲蔽天恐冤仍不能雪徒死亦無益不如乘機行事乃含辛茹苦以待之一日獨酌於某酒樓酒半酣長吁不已蓋所謂借酒澆愁愁更愁卽指此耳旁一酒

客年已六十餘矣。鬚眉俱白。乘醉謂克儉曰。飲酒樂事耳。胡悲爲克儉。卽語以故。老者笑曰。君盍早說之。此事頗易。易兄父之仇。不忘報者。孝道也。余願助君半臂之力。特語君。此事不可明說。蓋余已謝世久矣。今日者亦偶一爲之耳。余亦三十餘年前之老伴作也。汝父旣死於仇手。而化驗無傷者。其中必有換調傷骨。若傷骨旣被人調去。則烏得再有傷痕之驗出乎。然余先欲問君。今日汝母猶在乎。曰在。曰。汝母與汝父果花燭元配乎。曰然。然則此事不難。水落石出。君去鳴官可也。克儉曰。余之所以躊躇者。非畏死也。蓋余祇有兄弟三人。長兄死於是。二兄亦死於是。設余再死於是。則無人再繼余之後。是以躊躇不敢率爾從事耳。老者曰。君慮之甚。是君去鳴官後。必再開棺相驗。此時可將屍骨平置於案。令汝母裸體伏於屍骨上。若果汝父之屍骨。則節節躍動。因其中有血脈相連故也。脫有一二根不動。則已被人換去。然後將此骨詳細化驗。必可得其真相。克儉如其言。更請相驗。驗時令其母裸體伏上。骨果跳躍而動。惟一脅骨不動。乃將此不動之脅骨詳細化驗。果與他骨不同。其時提督已更卽奏明。上聞凡與此事有關係之大小官吏及上下執役人等。殺去百五十餘人。而此事遂了。此。前。清。中。葉。事。也。

古今第一聰明

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聰明之人。奚啻恒河沙數。亦云夥矣。以余之淺近眼光觀之。當推唐之王勃爲

最。勃。字。子。安。六。歲。能。屬。詞。九。歲。讀。顏。師。古。漢。書。注。作。指。瑕。以。蝕。其。失。年。未。冠。對。策。高。第。尋。以。事。斥。廢。客。劔。南。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某。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塔。某。作。閣。序。將。以。誇。客。因。卽。席。出。紙。筆。徧。請。客。莫。敢。承。至。勃。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使。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蓋。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懽。罷。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飲。畢。而。臥。及。寤。援。筆。立。成。不。易。一。字。其。聰。明。如。此。惜。乎。聰。明。短。命。以。省。父。渡。海。溺。悖。而。卒。年。方。二。十。有。九。也。勃。兄。名。劇。弟。名。助。皆。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勃。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齊。名。世。稱。王。楊。盧。駱。爲。四。傑。

古今第一溫良

王。摩。詰。幼。時。秉。性。溫。良。人。都。樂。與。之。交。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尙。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東。坡。有。云。惟。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惟。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其。重。之。若。此。摩。詰。兄。弟。亦。溫。良。過。人。好。佞。佛。別。墅。在。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軒。茱。萸。泝。辛。夷。塢。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從。不。與。人。爭。一。短。長。蓋。視。功。名。如。草。芥。也。喪。妻。不。取。孤。居。三。十。年。殆。母。亡。乃。入。山。爲。僧。云。

古今第一謙讓

孔融字文舉爲北海太守好獎掖后進賓客日盈其門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恨矣四歲時與諸兄食梨融獨取小者其父訊以何爲融曰兒年最幼當取小者大梨則願讓於諸兄食也父嘉之曰此兒將來必成大器後果爲太守融素與蔡邕善及邕卒有虎賁士貌類邕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在亦可以聊慰相思與朋友交必謙讓溫和雖於販夫走卒亦不加大意故人皆樂與之交也

古今第一勤能

林文友邑之富豪也居家時但聞婦女機織聲與兒童讀書聲若相酬答室中則窗明几淨纖塵不染有良田千頃家資數百萬而文友不甘逸居度日終日勤勞嘗謂人曰陶公良吏也猶運甓終日不辭勞苦若我輩不如陶公而居閒逸樂豈非陶公之罪人乎蓋文元幼時本寒苦起家年十三喪父母子然一身伶仃孤苦乃學泥工克勤克儉雖深夜猶聞其工作聲其師器重之既卒業與人工作常事半而工倍之不數年地方人士無不知泥工中有文友其人也營業大好終歲無輟日某歲秋爲王氏建產開溝時於地底掘得黃金數甕時則夕陽已下玉兔將升諸工人已倦極而息文友獨自一人見而怪異之屋主亦未知文友私忖曰我若得之非義也非義之財其可取乎乃如數還屋主屋主亦慷慨士也強與之半文

友既得金存於某莊歲獲子金數百元乃購地建屋娶妻等事而文友工作仍如故又設米肆於邑中請某君爲之經理其事不數載又盈利數萬乃分設三處盈利更鉅而林君之工作仍如故今則年已耄矣其勤儉不改幼時

古今第一大樸實

諺語曰有錢不樸實樸實必無錢蓋言有錢之人衣必須錦繡居必須華堂食必須珍饈非然者不足以言有錢也噫世風日下其由來焉尙矣馮君世華現任邑中總商會會長家資鉅富開設豆麥行五處執商界之牛耳者也馮君年逾五旬衣必粗布食必菜蔬從不衣華服冬夏皆然雖出客亦復如是外人有不知者必曰此鄉間田舍翁也其樸實如是家中大小莫不皆然婦女偶衣華服馮君必嘆息不歡以爲治家不善與林君文友爲莫逆交一則勤能一則樸實宜其相敬相愛情投意合也

古今第一大度

嚴志明合肥下鄉人也好讀書家貧素性慷慨友人有來借貸者嚴君雖無錢時亦必質衣典物應其所請娶妻劉氏性與嚴殊常有吝惜之意嚴則必深斥之一日來一素不相識者以回鄉川資無著懇假若干嚴君卽應之然家中無火已一日矣安有餘資借出嚴謂其妻曰汝身上之衣盍質諸典中亦可得三

四元其妻曰其如儂之體冷何嚴君無語長吁不已半晌曰我覺甚暖可質我衣去也乃將外衣質諸典中得錢一千數百文如數予之時彩票已盛行於世其妻背嚴私購三條置於篋中頭彩後果中頭彩得銀萬餘元妻大喜以告嚴嚴笑曰此非義之財也我何用爲乃如數捐於赤十字會而嚴君之貧窮仍如故。

古今第一爽直

李敏英者李小紅先生之第二女公子也年十七卒業於女子師範學校以學識冠儕輩秉性爽直不作小兒女態一日來一老嫗自言秦姓欲與女公子作伐訊以字何人則曰此間張翰林之姪孫也其父聞張翰林頗有勢力欲應之乃商於敏英敏英笑曰此非難事媒婆之言烏可憑者請阿父速語嫗盍請張翰林姪孫至此問一談兒自有問題發生也父既語嫗嫗去翌日張翰林姪孫果至敏英躬親招待先啟口曰先生欲與儂求婚乎張倉惶莫知所對頹然不出聲敏英笑曰大丈夫貴乎磊磊落落何必作此女兒態君果有童儂有三問題與君商酌也張曰余果有意於女士敏英曰君果有意於儂儂已卒業於女子師範將往法國求學未識君已卒業於何校張曰余已卒業於工業專門學校亦欲往法國游學敏英曰此大佳第一問題已通過君有嗜好否張曰無余素以煙酒爲寇讐者敏英又曰君將來但戀妻孥而

不愛家國乎。張曰：否。否。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爲國家造幸福。敏英又曰：此言信乎。張曰：皇天后土共見。共聞。胡爲不信。敏英大喜曰：君誠儂之知己也。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儂生死隨君矣。速回籌行聘禮，乃握手而別。噫！一女子而出言爽直如是，誠巾幗之英雄矣。一般醜男子欲求媚於女子，歡而過意，裝腔做勢，若爲敏英見之，不知若何吐罵也。

古今第一嚴正

陸生名賈，好學士也。平生嚴正，不阿對上治下，無一戲言。在漢高祖前時，時說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耶。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商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桓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君誠嚴正不阿之士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其所交者，均畏敬之。嘗曰：陸生嚴正，我儕當師事之，其重之也如此。

古今第一果決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報會稽之恥，念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作書辭勾踐，勾踐留之曰：先生既得大功而言

去者何耶。蠡曰：君行令臣行意，遂間行以遞時。遺書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得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勾踐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破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而死。蠡既行，第懷其重寶，泛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父子力作，無何置產數千萬，天下稱陶朱公。夫范蠡之辭越王，乃其果決之表示也。

古今第一強毅

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衛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拒戰，大敗。齊王走莒，楚使淖齒，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弑齊王於鼓里。樂毅聞，盡邑人王蠋，賢使人請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經死。其強毅之性如此，宜其留芳千古也。

古今第一灑落

馬融漢時人才高博，洽學徒從之遊者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元皆其門下士，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其灑落之性，非一般腐儒所能學得到也。

古今第一多情

寶生名繩祖字繼芬永樂時人也先世燕山其先大父罷官浙西遂卜宅焉其父以賈起家富甲鄉里生幼失恃無兄弟稍長儀容秀穎弱冠補弟子員就傅禾城禾中人驚傳以爲衛玠至矣生性和易凡詩壇酒社生不至合座不歡一日春遊遇雨趨避簷下有老嫗款招入室詢爲李姓嫗婦無食無兒有女名愛姑年十五殊色也一見心醉因厚餽求通嫗心許而姑不苟從也生積思成夢積夢成疾有知其隱者僞託能爲崑崙事醉生以酒潛以村妓薦寢生察知恚甚疾轉劇姑聞而私情不能遣情其母又嗟貧嘆老日夕愆意遂委身焉生乃拓室居之顏曰春草吟廬

古今第一多愁

唐姬弘農王之妻也工愁善病平生不見笑容董卓既廢少帝爲弘農王置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觥曰服此可以辟惡王曰吾無疾何須服此直欲殺我耳不肯飲儒強之王不得已乃與唐姬飲爲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女兮適幽元因命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妾逢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焚稱兮中心灰因泣下嗚咽侍者皆嘻吁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辱吏民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死姬歸其父家獻帝爲迎

置閣中拜爲弘農王妃妃既居閣中常以眼淚洗面不食亦不飲居數月卽以愁憤死

古今第一能忍

忍爲成功事業之母處世之金針也張良之能成名亦忍之一字耳當其十二歲時秦滅韓良以五世相韓故悉散家財圖爲韓報仇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觔會始皇東遊張良與客組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而不得遂變姓名匿下邳嘗步遊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目之父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往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來良忍之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忽不見良旦日視書則太公兵法良異之彼老人者殆太公之化身歟因習誦之竟以其術佐漢定天下其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亦所以報知已也

古今第一高潔

陸清廉先生爲縣令以高潔自愛聞於時民皆愛戴之城東某姓家兄弟以爭產而入訟兄果富有資財者弟則一寒士耳預審之先一日兄飭人以三千金送交縣令清廉笑曰余爲官十載高潔自居惡奴欲以三千金污我名節耶此時不妨受之况當此青黃不接之濟寒苦居民食不得飽今日盍將此款周急之亦可稍舒其困於是將此三千金散給地方既至預審之日清廉先呼其兄至訊之曰汝今日何爲來此曰因訟事也清廉曰何訟曰與弟爭產也清廉曰汝既與弟爭產而起訟昨日將三千金送來果何居心兄瞠目不能答清廉又問曰汝之弟非同母生乎曰果同母所生也清廉拍案大怒曰兄弟有手足之情同胞之誼祖先產業果有命分况汝家富而汝弟家貧卽弟欲爭多者汝亦可稍讓一步今竟因爭產而起訟因起訟而託人賄賂余一世高潔之英名幾爲汝掃地乃不問其曲直先收入獄中押六閱月然後釋放弟有所爭悉遵之兄懊惱而返不敢再爭矣

古今第一耐勞

我鄉王子和先生今之實業家也前清末葉曾授山東知府光復後又被舉爲本縣民政長文章詩賦素爲士人推重先生好動而不好靜雖在任上時凡一切灑掃之事必親自爲之役人見之或戰慄而進先生笑曰我尙有餘力汝等儘可作他事也役人乃退終年不稍怠其耐勞如此某歲家中建屋先生乃與

匠人同工作擇其能爲者而爲之天方黎明先生卽起身盥洗後卽往作事至晚上方休休後又朗朗讀書非半夜必不臥近年來又喜研究實業凡紡織蠶桑等事無不一一考究乃設紗廠於滬上廠中一切設備皆先生一人之力而於早晚間猶作曬掃刈草及洗衣等一切瑣屑之事也至今年逾知命而耐勞之習慣仍不少改

古今第一大膽

王三官原籍無錫軍事起錫地亦遭其難乃流落至申又轉往維揚晚間宿於鎮北劉家廟此廟無主有年矣荆蓼逾膝晚間時聞怪聲達於戶外行人經此皆不寒而慄而於霧露天則尤甚三官旣宿其內蕪草之縱橫者刈除之窗牖之破壞者修葺之當其初進時也旁人屢告其不可居恐爲怪物作祟三官笑曰大丈夫豈畏鬼物耶入晚旣睡初則聲息毫無待三鼓旣躍驟聞一陣陰風寒入肌膚三官於榻上躍起窗外月光皎潔射入室中見一長人高七八尺頭如斗大身披紅袍面呈青黑色向三官怒目橫眉三官毫不膽怯厲聲曰何來惡魔擾人清夢速去休否則不利於汝也鬼聞之如覺更怒作勢欲搏狀三官起立適榻旁一竹鞭用鞭向鬼使擊鬼愈怒大吼一聲聲如宏鐘三官亦不畏懼冷笑曰惡魔汝作此怪聲欲來驚我耶莫說一聲便十聲百聲亦不能怯我一毛語時將鞭復擊如中而非中鬼則身輕若燕

飄揚無定三官東擊則鬼已西走矣三官無奈仍臥榻上鬼雖在旁一若不見鬼亦無可奈何黎明而去嗣後不復見鬼之跡矣三官之膽大如此

古今第一安貧

王抃字懌民蘇之太倉人文章詩賦早爲邦人士所器重識者謂懌民所作詩詞風雅有三百之遺哀怨同騷人之指清新俊逸秀麗嫵媚豔而不淫繁而不雜有露下梧桐月中楊柳之致客有見者必以爲國器然懌民有彭澤遺風其視功名如草芥嘗謂人曰功名富貴本若浮雲豈可以束伏我自由之身哉乃匿跡鄉村詩酒自遣家雖貧困懌民頗安之嘗有春日村居四律寫其志趣讀其詩即可想見其人之高逸矣其一云避人小築傍西郊十畝閒閒歎繁匏風渡白雲歸海角雨催黃鳥上林梢愁中故國梅花笛亂後空梁燕子巢徑待羊糞徧荒草兒童也喜學誅茆其二云荻蘆深處是吾廬聊借春光伴索居小圃落紅千樹老遠山空翠片雲虛日斜送客祠門鼓人靜挑燈枕上書莫道荒郊難寄跡由來第宅半邱墟其三云年來匿影住村莊寒食東風黯自傷數點啼鶉花如雪幾間茅屋樹爲牆溪翁載酒千家社蠶女提筐半畝桑煙景年年只如此夢餘窗外又斜陽其四云綠暗郊原極望同鷄聲人語忽西東空林煙起催新月遠寺鐘來帶晚風芳草路邊漁火亂斷橋溪畔馬蹄窮無情最是黃昏雨剩有殘紅一夕空其生

平志趣躍躍於字裏行間較之今日趨炎附勢之徒到死猶不悟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

古今第一狂妄

有仲瞿其姓虞山人也工詩文生平狂妄不羈家雖貧而不喜治生產一飯可盡二三升嚼青梅百顆而齒牙不撓家居時嘗閉戶讀史每遇國家治亂興亡之際人物消長之關兵機成敗之迹輒廢卷叫呼或歌或哭人不知其何所爲也其所作詩歌大有倚天拔地縱之橫之之概而其狂歌示內一篇則用肚皮不合時宜尤躍躍於紙上詩曰汝雖不識字亦知南與西汝雖不讀史亦記楚與齊南有南威著南國西有西子居西溪南威適際昇平時宮中埋沒芙蓉婆西施十年謀治吳功名赫赫隨鴟夷楚之鄭袖寵冠楚地入咸陽君王虜何如郤聘借灌園青山爲家白雲侶況有辟纘妻自向烏陵栖不作焚身象甘同斷尾鷄世間榮辱何謝謝我豈忘世兼忘身才略不樂離亂用志氣難爲蟻蝨臣文敵班揚駕曹陸藹藹落筆空春雲立談治亂斷今古胸羅十七史紛綸風雨茅茨壁四立林苟野蔬供夕晨或作短章忤魚目或陳奇策披龍鱗有時牢愁仰天嘯劃然一聲驚比鄰有嫂幸非季子嫂貂裘再三敵於秦有妻不是買臣妻浩浩落落途歌薪英雄貧賤十有七貧賤如我百無一平生欲汝希孟光喜汝小字呼爾逸無衣無褐忍過冬一瓢一飯飽終日我今對汝歌且呼汝爲擊缶廣烏鳥酈生知齊一饑烹不如爛醉高陽徒李斯

既。作。倉。中。鼠。牽。犬。東。門。何。得。乎。丈。夫。富。貴。固。自。有。市。裏。橋。邊。多。屠。狗。鼓。刀。捲。鉤。挾。素。書。封。侯。封。王。如。反。手。
天。下。并。無。媿。罵。人。綺。園。且。作。山。中。叟。歌。既。成。朗。誦。再。三。擊。節。自。賞。既。而。嘆。曰。我。既。有。歌。示。內。然。我。妻。亦。不。
可。無。歌。示。我。乃。復。代。妻。作。狂。歌。云。妾。雖。不。識。字。亦。知。東。與。北。妾。雖。不。讀。史。亦。識。楚。與。蜀。東。方。曼。倩。智。絕。羣。
一。談。一。笑。旁。無。人。割。肉。君。前。遺。細。君。北。海。之。北。孔。與。李。李。邕。英。豪。世。無。比。文。舉。九。歲。登。龍。門。風。生。滿。座。傾。
江。水。君。不。能。學。韓。王。帶。劍。楚。水。濱。志。吞。鯨。鯤。垂。絲。綸。一。朝。捲。釣。從。龍。準。風。靡。燕。趙。定。之。秦。君。不。能。學。臨。邛。
滌。器。噴。鼻。揮。指。無。談。虛。飄。凌。雲。狗。豎。一。言。動。天。子。負。矢。獻。酒。驚。王。孫。世。有。五。福。君。有。幾。終。日。嘷。嘷。北。窻。裏。
萬。詞。不。值。半。囊。錢。百。字。難。易。一。粥。米。自。言。落。筆。走。珠。璣。慈。親。不。飽。嬌。兒。啼。自。言。胸。肺。成。錦。繡。襟。肘。百。結。妻。
敵。緝。侏。儒。區。區。拾。青。紫。巍。然。七。尺。饑。欲。死。平。生。爲。儒。舉。世。輕。空。爲。詩。書。供。驅。使。嗟。哉。春。風。亦。世。情。草。木。得。
意。煙。光。明。嗷。嗷。栖。栖。神。旭。旭。坐。見。時。序。愁。中。更。愁。中。時。序。朱。成。碧。青。峯。層。層。萬。山。隔。呼。童。沽。酒。醉。桐。陰。羞。
澀。囊。空。空。歎。息。孤。月。澄。清。河。漢。秋。北。斗。錯。落。橫。高。樓。樓。中。有。人。淚。霑。臆。遠。山。登。斷。青。鸞。愁。况。復。飛。空。亂。白。
雪。玉。顏。金。粟。冰。肌。裂。君。多。衣。食。走。四。方。青。燈。寒。夢。魂。欲。絕。君。今。爲。妾。歌。五。噫。妾。爲。君。廣。萬。憤。詞。長。安。富。貴。
纍。纍。是。何。必。工。文。絕。世。奇。握。君。手。酌。君。酒。神。龍。失。水。不。如。蝦。驪。驅。拳。跼。小。於。狗。不。見。哥。舒。青。海。底。帶。刀。肘。
懸。金。印。大。如。斗。不。見。鄴。其。瞋。目。主。人。前。儒。生。何。似。高。陽。酒。燒。卻。筆。硯。焚。詩。書。丈。夫。富。貴。固。自。有。二。詩。自。譽。

自嘲吐盡胸中傀儡然書生狂妄大多如是有仲才高學博不能爲時用宜其狂歌當泣而不能自止也

古今第一愚鈍

我鄉有俗語云前世字三字蓋言人之識字係前世派定識與不識非人之智識能力所能強求其實大謬人之識字與否在人力而不在命運我國陋習星命之誤人不知幾千萬計卽識字與否亦謂關乎命運此則可笑甚矣然亦有不幸而中其言者此誠不可思議矣城東有陸氏者中人產也年逾不惑膝下猶虛陸氏憂之百方祈禱後果舉一男陸氏大樂生十餘日適一談命者過其門陸氏卽延之入訊以兒命若何談命者訊以年月日屈指推算乃謂陸氏曰此兒命運甚佳惟將來不能識字雖讀書亦無益也陸氏當時疑信參半殆兒六齡後卽命之入學時猶學校未興凡兒童讀書咸入私塾中兒旣入塾塾師手書天地二字教以誦讀連教一月餘天地二字猶不能認清塾師大怒責以夏楚而字之不識仍如故塾師無奈看孔方面子聊爲容納嗣後數年此兒居然能讀大學矣每日至多不滿二行翌日尙不能背誦大學一書歷三載又四閱月之功夫方告竣乃換誦中庸大約又隔五六年上下中庸讀畢而塾師之髮已蒼蒼矣塾師之目已茫茫矣時兒年已二十而所讀之書惟大學中庸與數十方塊字而已不特此也今日之所讀者明日已忘去年之所讀者今年早已還師矣一日塾師命一兒作對適窗外一白鴿飛

過師卽書大白鶴三字命兒。兒思索半日大喜曰有佳對矣。乃書小烏龜三字以示塾師。師大笑不止。曰朽木誠難以雕琢也。又二年父母相繼歿。兒亦失學而所讀之書完全忘記。與不讀無異。論者曰星命之說若果不確則此兒何以有如此結果誠奇怪矣哉。

古今第一懶惰

懶惰之種類非一端也。有天生的懶惰。有人爲的懶惰。曷曰人爲的懶惰。卽與懶惰之人同居一處而學其懶惰之習慣也。故人爲的懶惰尙可挽救。而天生的懶惰則無救藥也。金閭張靜如先生博學士也。亦天生的懶惰中之秦斗也。其寫字讀書從不離榻。不論作何字必臥榻而行。一歲中出大門不滿三次。身上所著衣服非經幾年必不換。換後棄於牀底亦不知洗滌。臉上污垢高寸許。先生則不暇顧及也。娶妻劉氏美而賢好潔。大爲先生所不容。逐出之。劉氏既回家憤憤不樂而死。先生亦不加憐惜。先生之飲食又殊於恒人。烹茶煮飯以其太費事也。飯則購店中或購餅乾果餌以充饑。夜臥則不特衣服不卸卽連泥帶污之皮鞋亦不脫下。將被裹上身子而先生之鼻息聲作矣。其懶惰竟如此。

古今第一奢侈

桂香閣者都中第一名妓也。一般王公大老莫不欲一親譬欵以爲榮。幸願桂香閣之品貌亦不過中人。

之。姿。特。具。有。媚。態。之。狀。態。則。一。般。急。色。兒。見。之。爲。之。神。魂。飛。舞。也。桂。香。閣。一。月。之。開。支。總。在。數。萬。金。以。上。蓋。其。奢。侈。之。惡。習。爲。青。樓。中。所。不。可。多。見。者。每。日。晨。起。必。食。粉。珠。一。小。盃。每。盃。價。值。約。二。十。餘。元。食。畢。復。吸。鴉。片。每。日。三。次。每。次。約。五。錢。餘。飲。食。一。項。則。山。珍。海。味。不。計。其。數。其。用。錢。也。則。揮。金。如。土。若。遇。丐。者。乞。錢。則。必。以。一。元。或。五。元。之。鈔。票。予。之。故。其。出。門。時。丐。者。必。羣。相。歡。呼。以。尾。其。後。所。著。衣。服。則。每。日。必。更。四。五。套。每。襲。衣。衫。不。論。價。值。之。高。貴。與。否。上。身。四。五。日。則。以。爲。舊。矣。賜。與。婢。役。若。盛。暑。之。衣。服。則。稍。有。汗。跡。已。置。之。高。閣。其。奢。侈。若。此。如。是。者。六。七。年。年。齒。稍。增。門。庭。漸。落。其。收。入。既。不。如。前。而。揮。耗。則。不。改。常。態。不。多。時。金。盡。床。頭。始。知。悔。改。然。已。晚。矣。

古今第一窄量

餘杭有曹翁者。大腹賈也。性吝嗇而量甚窄。拔一毛而利天下。勿爲也。有丐者。至翁必大聲斥之。不肯化一文。錢某歲。地方大饑。縣長詣翁宅。欲假款賑急。翁惶恐萬狀。雖至少之數。亦不肯假出。縣長無奈。乃謂翁曰。今借與不借。權果操於足下。然衆人皆困。而君獨富。一旦事變。余亦不能負完全責任。翁聞之。恐甚。曰。然則奈何。縣長曰。請君自酌之。縣長既去。翁籌思多時。曰。不如他遷爲第一良策。計既定。雇輜數十乘。欲往省垣。避難行。至中途。爲數百饑民困住。一剎時。將翁之物件。劫掠殆盡。翁大呼求救。無一應者。乃悞。

喪而回。頭鳴之官。縣長冷笑曰。不聽我昔日之言。果有今日之害。然悔已無及矣。爲小而失大。正可爲量。窄者戒翁唯唯而退。

古今第一陰險

曹桂生年三十餘。黑籍中之健將也。一榻橫陳。吞雲吐霧。以夜作晝。衆臥獨醒。性陰險。凡人所思不到之事。桂生已慮之詳矣。一日與東隣陸姓因事起訟。桂生自知理屈。恐難獲勝。桂生思欲得取勝之術。乃於深夜時。乘人既臥。踐往某富翁廳上。竊取古花瓶一個。其價約值萬餘金。乃至陸姓屋後。將此瓶埋入地底。翌日某富翁既遭失竊。憤甚。卽飭人報告縣署。富翁果甚有勢力者。限一星期內。須將原物查出。縣長派捕頭出查。捕頭既返。郵卒投一函至。啟視之。略云。花瓶爲陸某所竊。現埋於屋後某處。捕頭得悉。果往陸氏屋後。捨查。則花瓶果在地底。捕頭大喜。乃將陸氏解往縣署。治以偷竊罪。陸氏茫無覺察。不知所之。乃謂縣長曰。鄙人向守本分。經商在外。從未有此不良名譽。豈可指善爲惡。不加詳察耶。縣長曰。汝既不竊人家花瓶。何以在汝屋後。陸氏無言可對。乃入於獄。與桂生之訟事亦因此而作罷。

古今第一殘暴

蜀省王某。姑隱其名。軍界巨子也。年幼時卽性喜殺戮。其家中本以畜牧爲業。而所畜雞鴨。時聞數少。每

日必以四五計家中人莫名其妙時王某祇七齡一日役人因事至場見王某獨自蹲於屋角役人往窺之則見手持小刀殺鷄爲樂既見鷄死乃棄去之復捉其一更殺之役人大悟方知以前之少者皆被其殺死也乃告其父父初不信以爲兒年尙稚必無殺戮之膽略翌日其父親往窺之王某故態復作其父大怒將王某重責之然三四日後又欲捉雞而殺也既被其殺則大樂脫一日不殺雞則鬱鬱不歡稍長則易其殺鷄之能力而屠狗矣嗣後投入陸軍小學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王某竟爲堂堂之軍官平生志願亦已達到於是又易其屠狗之功夫而殺我小百姓辛亥之役王某鎮守安慶無辜良民之被其屠戮者不知幾千人今日死人多則飲酒爲樂不然必不見其笑容也其殘暴如是殆亦天性使然歟

古今第一狡黠

無錫北門某雜貨店中有學徒二皆喜偷食店中有所食物無論深藏秘密二徒必偷食之店主母果狡黠者也思必欲除其惡習一日適煮糖梅醬又爲二徒所見入晚往偷之既爲店主母覺亦不作聲翌日將糖梅醬置於別器中另以尿糞貯中梅醬之器中既晚店主母知二徒將至乃蹲伏無人所見之處有頃二徒果至輕啟其蓋用指入器取梅醬而啖焉二徒爭取之各滿一拳甫入口覺味臭而質鹹非同昨日之甜而可口也相顧愕然急吐出店主母出而笑曰糞味若何甜耶抑鹹耶二徒愧慙而逃嗣後永不

敢再偷食矣。

古今第一拘謹

拘謹與浮滑適成一反比例。拘謹者不能浮滑，浮滑者不能拘謹。然浮滑之徒，若遇正人君子，亦不敢露其浮滑。於是亦拘謹矣。拘謹者雖遇浮滑少年，亦不能學其浮滑。今日之世界，浮滑之世界也。若遇拘謹之人，則竊竊思議曰：此三百年前之古物，不入於時者也。我鄉陸某，性拘謹，無論細微之事，須商之於人。然後施行之。讀書十餘年，尚不甚清通。鄉人某欲延一塾師，其友人即以陸君紹介之。陸君疑惑不能決，與諸親友再三商酌之，乃往去則頑童四五人，目不識一丁字。陸君即授以天地日月等字，生徒皆愚魯異常，不守規則。陸君欲責而不敢責，欲言而不敢言，蓋在塾中無人與之商議也。不二月，即辭職而回。陸君毫無主見，人皆曰：是陸君乃是之人，皆曰：非陸君乃非之。其拘謹如此。余曰：此等即沒中用之人，皆所不取也。雖亦不可過於浮滑，能見機行事，斯可矣。

古今第一卑污

孫某姑隱其名，神聖不可侵犯之某校教員也。教員爲神聖事業，果盡人而知而爲教員者，亦必以神聖自負。然有一種教員，天生賤種，骨格毫無拍馬吹噓作盡醜人態度。若而人者，非學界之罪人，歟！以一知

半解之孫某既充某校教員欲保全其飯碗乃思得一妙計時校中教務長爲李某年長於孫七八齡校中一切職員皆李某一入掌握之校長沈某果傀儡也有所事必商之李故教員中之所有供獻亦歸諸李某某既有重大其權力惟性嗜杯中物孫乃投其所好終日置酒招之李既醉笑而大樂孫更極力趨奉之一日孫笑謂李曰我無父君無子我欲認君爲寄父君意若何李笑曰諾孫卽叩頭認父李亦以寄子視孫矣嗣後甘兒甘父口不停呼噫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教員而演此怪劇可怪也矣

古今第一諂媚

小二姓王工拍馬奴顏婢膝不識羞字作何解在城東馮子才家中充司役子才邑之富翁也稍有勢力小二在外便狐假虎威自鳴得意一日富翁病甚劇患腸胃之症卽延某西醫前來診治西醫訊病者大便若何旁答曰不下已三日矣惟今晨始下少許西醫復問可在否旁又答云尙在便桶中未棄也西醫云如此甚佳可以化驗糞中原質乃將病者之糞於桶中倒出置之杯中其味難聞幾欲作三日嘔旁人皆掩鼻却走而小二獨假作無事仍在座旁西醫見糞已呈黑色更欲辨其味中含有他質否一時無人願親嘗其味小二笑曰吾將嘗之卽取富翁之糞肆口大嚼曰甚佳甚佳其味鹹中帶有苦味想主人不久卽痊也西醫化驗已畢乃謝小二曰尙無老兄親嘗恐一時不克奏效雖云汝主之鴻福亦老兄之功

也。小。二。聞。之。如。露。無。限。得。意。者。蓋。西。醫。果。狡。獪。者。早。知。小。二。工。媚。嫉。無。所。不。至。今。日。特。試。之。耳。非。謝。也。讖。耳。小。二。蠢。蠢。無。知。豈。能。識。此。計。耶。然。西。醫。亦。太。惡。作。劇。矣。

古今第一貪婪

王守鄉爲我邑縣令到任未三月已貪得造孽錢三十餘萬蓋民間有事時不問其事情之曲直但問其金錢之有無若有錢則雖曲亦直無錢則雖直亦曲民皆啣之而莫能伸其氣境內有丁翁者生二子長子習商稍稍積資產娶妻何氏秉性殘惡對於翁姑忤甚其子既聽妻言亦一變其本性翁憤甚鳴諸官訴其忤逆罪其子既悉其事急將五百金送於縣令王某王大喜翌日升堂先傳丁翁訊以何事翁云長子不孝請大人治以忤逆罪官拍案罵曰老不死的東西你自己不好反要說爾子不孝本憲已派人調查清楚本要治你誣告的罪念爾老年神志不清速歸休丁翁無奈憤憤而回卽自經死鄰人聞之莫不憤怒且已悉縣令得其子賄故糊塗了事乃集合百姓數百人俟縣令外出焚香刺其面令痛不可忍不數日卽爛死

古今第一好名

尙虛而不崇實人之大病也既知其病而不能改斯爲過矣鹿城潘某好名者也略識之乎極力裝名士

派凡名士之一言一動一喜一怒。潘某無不效顰之。故不知者嘗竊竊指潘而私議曰。某誠名士也。某誠名士也。潘聞而大樂。潘本不善作文。卽偶一爲之。亦文不對題。所問非所答。別字連篇。已爲識者譏笑。潘乃將他人之文。強記憶之。又將前人文章抄錄之。若逢文人墨客。潘卽將抄錄者。呈上笑謂之曰。此余前日之拙作也。請閣下指正。客見之。有不知者。則驚爲奇才。莫不欽佩稱賞。潘又大樂。某日爲王心甫先生新中舉子朋僚。皆往賀。潘亦與也。繼而思之。今日所到者。必係一時知名之士。余如何則可以一出我風頭哉。乃翻遍古文觀止。見王勃滕王閣一篇。頗多興味。亟錄而懷之。既抵王第。見勝友如雲。高朋滿座。潘卽一一相見。座中亦有識潘爲繡花枕者。有意嘲弄之。笑謂潘曰。潘先生今日可有佳著拜讀否。潘亦笑曰。豈敢。豈敢。前日戲作滕王閣序一篇。惟不甚佳。請諸位先生教正。教正語時。懷中出而授衆人。衆人亟啟視之。則首幾句。爲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等與古文上之原文一字不改。人皆笑不可仰。座中李某狡滑者也。卽由書架上檢出古文一本。翻出王勃之滕王閣而笑曰。潘先生誠靈矣哉。潘先生之文。已刻入古文矣。彼王勃者。抑潘先生之別署歟。潘既覩原文。羞慚無地。一語不能出。諸口臉上。更較桃花紅暈數倍。乃鼠竄而回。嗣後之法。螺不敢再吹矣。而儒林中亦已不見潘之踪跡。

古今第一好色

吳劍光不是海上天字第一號的滑頭麼他既瞎了兩只眼睛就異想天開到南路京上租了一所房子架起一只台來說怎麼文王課啊武王課啊弄得天花亂墜天天招了幾個光棍折白黨怎麼念佛啊誦經啊引得那一般迷信家趨之若鶩劍光雖則是一個瞎子其實是有二分明白所以聽得婦女們的聲音他便張開了如瞎非瞎的眼珠來瞧個不是他的居心便可想而知的了劍光不上四五年便發上一注大財他的財運却是從焚香禱告中出來的但是古人有句話『飽暖思淫慾』劍光本來是一個好色的人既然有了家財怎麼不想女色呢那麼今天娶了一個小老婆不稱他的心明天又娶了一個不上好幾年竟娶了一幾個小老婆委紅傍綠那裏顧得週全大家吃起醋來了更有那幾個小老婆同起盟來看上了兩個小折白黨竟卷了好幾千銀子逃走了吳劍光氣得目瞪口呆幾乎嘔出血來幸虧還有幾個小老婆安慰他幾句好話方纔快活有一天劍光家裏來了一個官家婦女身上的裝束真正比衆不同耳上帶的環子手上帶的戒子鐲頭通通金剛鑽石鑲嵌的身上洒的香水價值總在數十元以上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容貌的美麗更不必說了劍光見了這個人來恭奉他好比如天神一般時時張着他如瞎非瞎的眼睛笑迷迷的瞧他那個女子這管愁眉不展輕輕的嘆氣劍光問他來祈禱的緣

由女子半吞半吐的說道我家老爺在外已經多年了沒有一個信息回來不知是生是死所以特來請問先生劍光乃向着外面焚了幾枝香將那個課筒搖了幾搖又叩了幾個頭看看那課筒裏的課笑嬉嬉的說道請夫人放心此課乃大吉你家老爺在外很吉利沒有一點兇事那婦人笑了一笑說道多謝先生的靈課願如先生金口所有謝金請先生飭人到舍間來取就寫了一個通信處給他劍光笑微微的送到門外見那婦人坐上汽車去了然後進去便失了神魂一般的亂想連飯都吃不下翌日也雇了一乘汽車直到馬霍路三十五號門牌見那一座高大洋房劍光一時不敢進去幸虧遇着昨天的汽車夫便領他進去見屋內俱是紅木的擺式華麗非常直到裏邊請你在會客室裏坐下然後到樓上去通報太太不上二分鐘汽車夫下來對吳劍光說道今天沒有別人在此獨太太一個人在家不妨請先生到樓上請坐劍光此時真快活得不亦樂乎到了樓上見那房中又是西洋的裝式一切用器也是完全西式的那婦人的裝束比較昨天更加嬌艷了劍光此刻時候不啻在廣寒宮裏不如在人世間了那婦人便殷殷勤勤的招待他無所不至也并没提及昨天的謝金劍光也并不啓口坐了一會兒便告辭去了臨走的時候又懇懇切切的說了幾句知心話弄得劍光的神魂不知飛越到何處去了嗣後劍光的形跡天天不離那美人樓了有一天劍光到那家裏見那個婦人睡在榻上嗚嗚咽咽的哭劍光莫名其妙

妙。問。其。怎。麼。道。理。他。又。不。回。答。問。了。好。幾。回。那。婦。人。哭。道。說。出。來。也。沒。有。用。頭。劍。光。大。聲。說。道。你。有。怎。麼。難。過。你。待。我。這。樣。的。好。難。道。我。不。能。幫。助。你。的。麼。說。着。便。拿。一。方。手。帕。代。那。婦。人。拭。淚。又。去。接。了。幾。個。吻。那。婦。人。佯。怒。道。儂。急。得。幾。乎。要。死。了。你。還。來。尋。開。心。呢。劍。光。再。三。盤。問。方。纔。知。道。他。的。父。親。因。爲。虧。了。五。萬。銀。子。所。以。被。人。家。告。到。法。庭。裏。頭。現。在。已。經。收。押。在。獄。裏。須。繳。出。五。萬。兩。的。銀。子。然。後。可。以。贖。身。出。來。現。在。家。中。祇。有。二。萬。銀。子。的。莊。票。尙。差。三。萬。兩。沒。處。設。法。是。以。着。急。劍。光。笑。道。區。區。三。萬。兩。銀。子。何。必。介意。我。總。可。以。替。你。想。法。的。那。婦。人。道。今。日。須。要。匯。去。的。所。以。十。分。着。急。倘。然。可。以。暫。緩。三。四。天。那。麼。我。也。有。銀。子。下。來。了。劍。光。想。了。一。想。說。道。容。易。容。易。我。去。去。就。來。去。了。一。個。多。鐘。頭。果。然。三。萬。銀。子。的。鈔。票。拿。來。了。那。婦。也。不。十。分。感。激。如。乎。很。平。淡。的。樣。子。對。着。劍。光。說。道。多。謝。先。生。的。厚。意。但。是。三。四。天。以。後。我。的。親。戚。就。要。匯。來。的。待。他。匯。來。了。我。就。叫。人。送。還。你。說。着。又。講。了。多。時。恩。愛。的。閒。話。當。晚。劍。光。回。去。了。到。了。明。天。再。來。大。門。上。立。着。一。個。鐵。將。軍。看。門。劍。光。大。吃。一。驚。乃。往。那。邊。去。問。問。據。說。昨。天。晚。上。遷。移。的。『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劍。光。但。向。着。兩。扇。大。門。徒。自。揮。淚。而。已。

古今第一淫蕩

朱麟英者。朱俊恆之第二女。秉性淫黠。俊恆設立豆腐肆於市。亦家也。麟英生長店中。每晨以豆腐漿充。

飢姿色潔白好事者起其名曰豆腐西施家中畜一驢用以磨豆腐麟英時與驢嬉驢本牡者亦知淫意女遂與之通姦焉初時痛不可忍後竟非驢不足以過其癮非驢不足以歡其心其家人無一知者越二年麟英嫁期既迫嫁之夕驢大鳴不已女流淚驢亦流淚家中人莫名其妙嫁後十二天俗有回門之例女既歸驢又大鳴者表示其欣喜狀嗣後麟英永不願再往夫家雖屢次來催必託意拒絕其夫無可如何躬親往女家來是夕即留宿於家與麟英同榻三鼓後驢突入房中見女與男子同睡驢大怒一躍登榻上將男子狂踐其夫不能拒竟氣絕而死翌日報諸官而夫家之人亦俱至驗之確爲驢踐死者訊女亦吱唔不能對官乃命役人將麟英與驢俱帶往衙中入晚將女閉於空屋中盡去其衣衫將驢放入驢見女若鳴其得意者即伏女身上遂交媾焉官大悟始知女與驢通即傳女出訊之女知不可諱乃一供招即棄於市事遂大白

古今第一善妒

王近賢娶妻沈氏名淑英軀體碩大如牛性善妬不准婦女與其夫交談近賢頗啣之然莫敢出諸口新婚第三日即與近賢約法三章一須於晚上七時以前歸房二不准與婦女交頭接耳三永遠不准納妾近賢初欲得其歡心佯應之娶後十年不能生產而近賢年事既長望子心殷欲納妾乃商諸沈氏沈大

哭不許近賢無奈姑忍之。又待三年心更焦灼更與沈氏商之。沈氏乃訂新約法數章。近賢又佯允之。乃娶小家女馮氏。年祇十八。稍具姿首。性甚端淑。沈氏見而泣曰。個婦人來我無焦類矣。悔之不及。終日將近賢閉於房中。不許與馮氏見面。復密囑諸婢。故意虐待之。雖飲食亦不與之飽。馮氏終日飲泣憤及。乃服藥死。沈氏見馮已死大喜曰。眼中之釘已除。可以高枕矣。近賢亦不敢再納妾而生育之念。則又不能去諸懷也。

古今第一善羞

綠楊影裏底小樓上立着一位女郎。憑着闌干低低的說道。咦……這個時候還沒有回來。他回來了。儂好安心。咧他晏一刻回來。儂就多一刻的掛念。說着又探手懷中取一張二寸多大的像片出來呀……你不是我的……說了半句沒有說完。他便紅暈了臉。似乎有幾百個人在傍邊。其實祇有女郎一個人。在樓上沒有旁的人。已經羞得置身無地的樣子。做書的先要告清一聲。這女郎口中說出的。一個『他』。到底是那個原來。就是這位女郎的未婚夫。女郎的未婚夫。何以在女郎那邊呢。這也有一個道理。他們倆都是安徽籍。女郎姓吳。芳名叫貞貞。他的未婚夫姓朱。號亦夫。他們倆的老子俱在江蘇軍營中當差。使大家就將家眷們也遷到江蘇。已經二十多年了。那兩家又是同鄉。又是同事。情投意合。就聯起婚來。

訂爲百年之好。亦夫同貞貞年紀差不多的大小一個是很文雅。一個是很幽靜。真正再好也沒有貞貞六七歲的時候。就知道羞慚的。他從不肯正面看人。人家有時注目他。他便將一幅手帕去掩住了口。如平不好意思的樣子。那臉兒上又好像開了幾朵桃花。紅暈暈的更加顯得嬌艷了。他們訂婚的時候。本來是父母作主的。還記得定婚的那一天。貞貞羞得一天沒有出房門。連都飯也吃不下。有幾個親友來要看他。貞貞緊閉了房門。一定不與他們相見。他的母親要到房裏去。他也不肯開門。這也不在話下。亦夫到了十八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亡故了。這個時候亦夫還在蘇州習醫生。沒有畢業。他的父親既經死了一家的開支十分浩大。沒有法子。就將家裏遷回安徽。亦夫也回去了。但是亦夫學的醫生沒有門徑。怎樣可以問世呢。不得不繼續下去。既經要繼續下去。沒有住的地方。真是進退兩難。貞貞的父親叫亦夫住在他家裏。俗語說的話。就是做了毛脚女婿了。這也沒法子的事情。亦夫既住了貞貞的家。就好像童養媳一般的沒趣。貞貞的舉動更加爲難了。一天到晚。若然要出一步房門。先要左顧右盼的。望個不住。莫說亦夫的人不在。連都他的影子沒有。然後敢出來。所以亦夫來了好幾個月。從沒有看見貞貞的影子。有一天吃飯的時候。貞貞到廚房裏去。不知爲着何事。剛巧亦夫也在廚房裏。貞貞見了亦夫。真羞得無地容身。連忙反身就走。逃到房裏。連氣都退不出。但是照這樣看來。貞貞對於亦夫如同陌路一。

般的不關痛癢嗎？却也不然。貞貞雖然羞見亦夫的面，亦夫的一舉一動，貞貞倒也很留意的。有一天貞貞到書房裏看見書桌上兩張像片，却是亦夫的貞貞見了，又是羞，又是喜，要想拿他一張，却也很難。爲情若然不去拿他，又捨不得。這個好機會，貞貞左一想，右一想，便取了一張，藏在懷裏，往樓上就逃。從此以後，貞貞時常拿張像片，好像無價的寶貝。一般有時同他親親嘴，有時放在枕邊，同他一塊兒睡覺。倘然亦夫出外的時候，貞貞便拿張像片出來看看，呆呆的望着外邊，這也是慣常了。及到他們倆完婚的日子，貞貞又是羞，又是惱，又是驚，又是喜，真描摩不出他的嬌態。

古今第一怪僻

三家村裏面有一個私塾先生，從冷天到熱天，又從熱天到冷天，着了一件青布長衫，二三尺長的袖管，方頭鞋子，手裏拿了一支長旱煙，管臉上帶了一付玳瑁邊的老光眼鏡。他有幾件很怪僻的事情：待在下的一件一件的告訴出來，第一章就是他的飲食。這位老先生歡喜吃的，却是不煮熟的米粒。一天到晚，嘴裏嚼個不停，計算起來，每天總要吃一斤六七兩米，也算奇怪的。了，他又不喜歡吃魚肉。的他最心愛的，便是一種老鼠肉。這位老先生捉老鼠的本領很高妙，自己做了幾只捕鼠器，放在房中，夜深人靜的時候，老鼠王領了幾只小老鼠出外尋食，聞得一陣一陣的香味，以爲吃食到了，他們倆便欣欣然的尋

去知道在那籠子裏頭大家爭先恐後的進去豈知那個籠子是有機關的只可以進去既進去了却没有出來的生路到了明天早上老先生看見籠裏幾只好東西在內他便興高彩烈的不得了一只一只的取出來除了鼠毛加上油鹽醬醋放在一只小風爐上煮個爛熟買了二斤黃酒一個人吟風弄月醉酒高譟真有南面王不如他快樂的樣子更有一章奇怪的事情這位老先生不喜歡女色的村莊上有幾個鄉下姑娘看見他是一個很體面的教書先生以為是很闊綽的他們倆便賊頭鬼腦的去裝腔做勢老先生便大發雷霆贏得那幾位姑娘極屁連聲的放個不住一鼓臭味觸到老先生的鼻管裏那前三天的飯和幾只老鼠肉都嘔了出來老先生懊惱得了不得嘔飯還是小事幾只老鼠肉却是他的性命也嘔了出來怎麼不要懊惱呢老先生又是惱又是發火那幾個姑娘還在遠遠裏叫救命咧照這樣看來老先生不娶家婆的麼却也不然老先生果然有一個黑臉婆因為他的臉兒比較印度黑炭還要黑幾倍不但是黑更加是雕花的那天公生他出來却是特別的討好老先生同他成了婚沒有同牀過一夜其實不是老先生嫌黑臉婆不好天生是不喜歡女色的這件事情在下可以替他做個保證老先生今年五十多歲了尙還是一個童子貨那不是怪僻麼但是又有一個疑潭老先生雖是個童子貨那位黑臉婆又產了兩個女子一個男子最大的已經十二歲小的五歲近來的肚子又是一天一天的高

起來了。這一個疑潭在下。雖是個聰明的人。却不能够去打破他。連都那位老先生也。莫名其妙。真叫做奇怪。

古今第一浮滑

張二錫山子行。二故以二名。張二幼時性本愚魯。一冊三字經。讀二年。猶未告竣。父恨甚。不三年。卽輟學也。移時。父母相繼病故。張二喜嘗謂人曰。今而後。可以自由行動矣。時張二年已二十。好裝飾。面上雪花膏。厚塗寸許。衣衫之華麗。較海上拆白黨。猶甚一般。輕浮婦女。本不知廉恥。爲何物。均一近張二。以爲榮幸。張二大樂。朝爲王家女。暮易陸家娘。地方上一般婦女。十之七八。均被張二所污穢。一日傍晚。張二偶至某處。見一妙齡女郎。衣裝淡雅。臉若海棠。花子身行於道中。張二見之。垂涎欲滴。私忖曰。我蠢蠢俏俏的女子。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會見。於是欲一逞其偷香本領。作種種醜態。以趨引之。女郎正色謂張二曰。無恥狗男。汝欲何爲。張二裝着笑臉。謂女郎曰。欲一近卿之顏色耳。語時。又裝出種種醜態。女郎怒不可忍。將張二猛力一飛足。跌出六七丈。張二負痛欲起。詎知兩腿若斷。女郎神色不變。徐步而去。張二直逾二三小時。始蹣跚而起。遍訪女郎蹤跡。始知係賣解女也。張二經此挫折。乃稍改其素日態度。然浮滑之根已深。一時不能痛改前非。良以不能多得賣解女郎之一飛足耳。我更願賣解女郎遊遍天下。使

一般浮滑少年個個飽嘗一飛足則浮薄之遺風可以稍熄歎

古今第一尙俠

甯南有二女年相若貌相如凡一切衣飾服裝無不相同蓋二女係姊妹花其母同時產出者故無絲毫之別性俱尙俠一日艷紅一曰麗紅惟艷紅左頰生一痣其色淺紅更可作風流之點綴二女均善劍術百步外取人首誠易如反掌其父名宋榮南中老拳師也二女初生時善啼啼必半日不輟雖予以糖果之類亦不能止其啼殆給以金屬如刀劍斧鉞之類其泣頓止且弄不釋手奪去之則啼如故其父怪之以爲不祥物也每欲棄之一日來一僧自云能治兒啼其父初猶不信及二女見僧卽跳躍不止父奇之訊以故僧曰實告君非貧僧果能醫治令媛之啼泣緣貧僧有一玩具也言時懷中出一匣形甚小長不滿四寸榮啟視之大驚三寸許七首也光瑩若月不能正視榮戰慄曰此物何爲僧笑曰唯此物足以醫令媛之啼泣也時二女未及週歲旣視此物若無限欣慰僧旣去二女呀呀欲語如表示其道謝之意嗣後永無泣聲惟二劍終不離手睡時亦須置之左右也二女旣長花容月貌傾絕一時又喜讀書過目輒成誦不二年已能作小詩其父更器重之某年上巳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宋榮率二女往郊外踏青萬紫千紅嫣然欲笑正在得意時忽一陣狂風二女已失其行蹤宋榮大駭遍處招尋杳如黃鶴越三日而

返○自○云○見○一○僧○拔○之○去○至○一○山○洞○謂○二○女○曰○汝○等○神○骨○清○澈○頗○有○道○氣○雖○工○劍○術○亦○無○甚○大○川○今○授○汝○以○吐○納○導○引○之○術○曰○此○內○丹○也○煉○此○雖○金○石○水○火○亦○不○足○畏○矣○後○又○一○陣○狂○風○僧○已○不○見○乃○尋○原○道○返○越○年○南○中○寇○起○地○方○均○遭○蹂○躪○宋○榮○率○鄉○民○數○百○以○自○衛○後○爲○官○軍○所○獲○棄○諸○於○市○蓋○言○其○私○通○匪○徒○以○擾○亂○地○方○也○二○女○既○悉○其○父○死○於○非○命○一○時○悲○憤○交○集○乃○殺○入○營○中○如○入○無○人○之○境○劍○鋒○所○至○頭○顛○盡○落○雖○千○百○士○卒○竟○不○能○攔○其○鋒○利○那○問○屍○如○山○積○血○流○若○染○二○女○大○殺○半○日○死○傷○者○約○千○餘○百○人○知○勢○不○敵○而○逃○逸○者○亦○數○百○人○殺○至○傍○晚○突○入○大○漢○數○十○人○長○各○九○尺○餘○甚○魁○峨○手○執○大○撲○刀○暨○長○短○兵○器○數○十○件○二○女○神○力○稍○怯○遂○逮○捕○焉○數○人○既○獲○二○女○大○喜○禁○於○鐵○牢○防○範○嚴○密○四○周○圍○以○武○器○如○臨○大○敵○一○面○卽○上○報○上○乃○派○兵○五○百○名○前○往○牢○中○提○訊○詎○知○二○女○已○飛○逸○矣○後○不○知○所○之○

古今第一好勇

外○人○之○目○我○國○爲○病○國○曰○我○人○爲○病○夫○國○何○由○病○病○在○人○也○然○我○國○之○人○果○個○個○病○乎○余○應○之○曰○否○否○不○然○我○國○果○有○大○勇○之○人○也○謂○余○不○信○請○閱○我○書○距○寥○城○西○五○里○許○江○村○寥○落○風○景○饒○有○別○致○深○得○山○林○之○旨○有○古○刹○點○綴○其○間○尤○形○淡○雅○利○係○元○時○遺○物○也○棲○一○僧○黃○髻○碧○眼○身○長○八○尺○腰○大○數○圍○能○詩○所○作○豪○氣○縱○橫○不○可○一○世○鄉○人○樂○與○之○遊○終○日○縱○酒○論○詩○文○頗○相○得○第○不○知○爲○何○許○人○口○操○北○音○與○人○談○論○頗○隔○膜○

聰○明○絕○頂○其○始○不○能○書○亦○不○能○畫○自○與○書○家○畫○士○交○偶○一○效○鑿○東○塗○西○抹○居○然○神○形○畢○肖○時○年○猶○未○及○三
十○也○一○日○僧○方○病○諸○人○相○與○問○候○見○牀○下○一○大○斧○長○四○尺○亦○不○言○及○僧○愈○諸○人○相○與○赴○臥○室○衆○曳○而○出○重
有○五○十○餘○斤○漸○鏽○腐○問○僧○所○從○來○僧○喟○然○良○久○曰○嗟○乎○此○斧○曾○經○滄○海○而○今○已○矣○復○何○言○哉○衆○知○有○不○可
告○人○之○事○乃○窮○詰○之○僧○曰○予○原○燕○趙○間○之○大○盜○也○懷○絕○技○雙○斧○插○腰○馳○騁○南○北○無○往○不○服○第○刦○爲○富○不○仁
之○家○而○以○周○濟○鰥○寡○孤○獨○之○人○北○人○皆○呼○予○爲○俠○盜○有○梅○氏○者○燕○中○富○翁○也○爲○官○京○中○剝○掠○民○脂○民○膏○以
濟○其○私○囊○民○皆○怨○之○予○覬○覷○其○財○久○矣○惟○防○範○嚴○密○不○得○貿○然○以○入○一○日○某○某○公○子○娶○妾○奩○具○綦○豐○予○乃
奮○起○曰○時○機○不○可○失○盍○興○乎○來○至○夜○間○乃○從○梁○上○遊○先○蹲○睨○窗○外○以○聽○其○動○靜○未○幾○果○聲○息○全○無○室○內○惟
燈○光○猶○熒○熒○也○卽○以○斧○破○窗○窗○闢○微○有○聲○內○覺○則○一○紅○衣○女○郎○自○牀○起○知○其○爲○新○嫁○娘○也○呼○僕○婦○等○起○令
品○桌○四○張○攤○以○紅○氈○而○珠○寶○玉○帛○金○銀○手○飾○舉○凡○一○切○極○有○價○值○之○物○品○俱○陳○列○氈○上○復○以○一○紅○氈○復○之
喻○僕○婦○出○房○而○已○則○繞○視○四○週○入○帳○而○臥○予○方○在○窗○外○窺○之○默○思○其○舉○動○雖○有○異○亦○不○以○爲○意○以○爲○此○纖
纖○弱○女○子○卽○有○武○力○而○與○予○較○直○螳○臂○之○不○若○望○而○生○畏○非○勇○者○也○乃○跨○窗○入○揭○其○氈○上○下○膠○成○一○片○緊
不○脫○堅○如○鐵○石○周○圍○諦○視○又○無○隙○可○乘○轉○輾○思○維○苦○無○良○法○乃○以○斧○破○之○又○不○能○剖○而○心○殊○逐○逐○焦○急○萬
分○方○欲○以○斧○斫○之○忽○見○帳○門○飛○舞○一○女○子○冲○風○而○出○如○雷○動○電○掣○風○力○覺○有○不○可○思○議○者○予○知○有○神○異○乃

躍出窗外女尾予後踰高牆巨屋通渠廣野而廻視女追尤近幾欲牽予衣予大憤躍城樓上而女反超予而過之予仍返躍於地女詬厲曰賊其狡哉亦一躍而下予復躍入河中潛入水底女拾磚擊之中予肩幸在水力稍遜復登彼岸以一斧擲之女以手帕捲斧輕如鳳羽曰今夕佳期姑舍汝言已疾飛而去余自遭此挫折愧慙交并憤而遁入空門不復再言武事矣

古今第一好鬪

愈三官生而具神力七歲時即能舉三十斤之斧鄰里羣兒俱畏之奉之爲小兒王三官有所發表羣兒皆唯唯聽命毋敢稍逆其意距三里許有一村村中俱李姓故村名曰李家村村中多女兒若合全村計之不下四五十人其中男者約七八人餘皆子女中有一人年約十三四不事女工喜習武藝初名艷紅女郎以其太嬌艷也更名俠紅其一生抱負概可想見矣長鎗短棍件件皆精聞三官有勇力往訪之見三官年與女相若貌亦不凡心竊慕之欲與三官通款曲三官謂女曰汝欲與我交好乎須決一勝負能勝予者拜君爲師不能勝予則須登堂謝罪女聞之憤甚大聲曰汝欲鬪乎鬪亦何妨汝前來三官曰予不願先啓手汝前來可也女一躍而前向三官猛擊三官回擊之一往一來不啻生龍活虎鬪至猛力時不見人跡但覺寒風逼人目光爲之迷亂不能正視耳大鬪三小時不分勝負乃各自中止約定明日

再闢。明。天。女。又。來。復。闢。之。亦。不。分。勝。負。此。時。之。神。力。更。較。昨。日。勇。猛。如。是。者。一。月。餘。仍。不。分。勝。負。兩。人。乃。言。好。結。爲。兄。妹。行。嗣。後。地。方。上。有。所。爭。鬪。必。有。兩。人。之。蹤。跡。在。其。中。也。

古今第一好遊

金杰字逸民。好讀書。本宦家。子家資頗富。年二十娶妻陳氏。陳亦卒業於女子師範。完婚三月餘。陳卽患病。死。逸民哭之慟。喪事既畢。居家恆鬱鬱寡歡。乃欲遍遊天下。一觀名山大川。聞中國名勝之地。首推西子湖。濱逸民卽往遊焉。六橋三竺。風景天然。謁岳王墳。吊蘇小墓。英雄兒女。千古流芳。盤桓一月餘。乃乘輪抵姑蘇。雖不如西湖秀雅。而吳王古跡。虎丘勝景。則亦載諸於我國史冊者也。他若山東之孔林。湖北之鶴陽樓。白門之秦淮湖。無不一一遍遊之。更欲往東山省之。森林蒙古之沙漠。則以途逕難行。乃轉往國外。初至日本。復往歐羅巴洲。繼至阿美利加。以及斐洲。凡有可觀者。無不一一往遊之。及倦而返里。已歷八九載矣。

古今第一好潔

蔣鳳明女士。是蔣達甫先生的女公主。他是很好潔的人。住在家裏的時候。一天到晚。須要洗二三十次的臉。洗三次澡。早上起來。洗了臉。便第一次洗澡。吃了飯。又要洗了。吃了夜飯。再洗一次。莫說暑天。這着

他到寒冷天氣也這樣的鳳明女士住的一個房間真潔淨得少有的每天總要幾次的洒掃那幾扇玻璃窗上映着潔白的細紗玻璃的上面從沒有一點纖塵鳳明女士又不喜歡用使女的因爲使女身上總有些污穢所以一切事情都是女士一個人做的他的一切飲食比較旁人也是不同他最歡喜吃的便是一種豆腐和雞蛋因爲這兩件東西又是清潔又是多滋養料此外如青菜之類也不時吃的他對於豬肉羊肉等菜從不敢一嘗滋味這也是好潔的一個證據

古今第一奇癖

我友沈君志產一日來我廬笑謂余曰今日得一奇聞頗堪發噱故特來相告耳余曰請速語我沈君曰我家東首四五家前月遷來一西洋人年約四十餘歲如在工界中生活同時來者爲二東洋婦女觀其舉動不甚正當居數日如與余已相熟一日西洋人外出二東洋婦女偶往外間散步余果習知東洋語言乃操其國音往訊之二婦但笑而不答翌日又值於某花園余又訊之一婦曰我等本東洋妓女也彼至家來與我等相識後卽囑我等與彼同居每月貼我家百金彼有奇癖入晚必吸我陰精二人輪流之翌日乃大快樂設一日不吸明日必病不識果何故也余聞而大笑此非余之虛言果實事也聞某西人現居法界辛家花園閱者倘有疑潭可往探之

古今第一佳耦

六才子有語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余誦之不。竟心有所感。夫所謂有情人。豈易得哉。我有情於人。人或不有情於我。人有情於我。我或不有情於人。則所用之情。豈非成爲畫餅乎。我能以真情示於人。人亦以真情還我。如水之遇乳。如漆之遇膏。融而不解。則兩人之情。各得其宜矣。以之而成夫婦。方爲天下第一佳耦也。陸子永彬。多情人也。然對於一般閒花野草。素不敢濫用其情。曾卒業於省立第一師範。其妻馮氏。字逸勤。卒業於女子師範。兩人年相若。貌相如。學問品行。亦不相上下。花間論字。月下評詩。兩人之情。愛恆在攝氏沸點以上。一日永彬。獨在書室中。時適暮春。天氣梁間燕子。雙宿雙飛。乃觸景生情。吟成二絕。其詩曰。江南三月暮。春。天。新。燕。頻。來。借。一。椽。如。與。主。人。先。話。舊。相。違。記。否。已。經。年。其。二。云。呢。喃。小。話。隔。花。梢。重。到。竟。能。認。故。交。急。把。畫。樓。簾。捲。起。任。他。來。往。補。空。巢。正。欲。再。吟。而。逸。勤。微。笑。入。謂。永。彬。曰。儂。今。日。吟。成。春。詞。四。絕。詞。雖。不。甚。佳。惟。須。請。君。賡。和。君。果。吟。壇。健。將。拋。磚。引。玉。君。意。若。何。永。彬。挽。逸。勤。臂。接。以。吻。笑。曰。妹。有。命。胡。敢。辭。請。妹。以。佳。作。示。我。想。必。滿。紙。珠。玉。又。欲。令。我。愛。不。忍。釋。手。也。逸。勤。出。詩。示。之。永。彬。每。誦。一。句。贊。嘆。數。聲。其。詞。云。山。杏。初。胎。柳。正。絲。滿。庭。芳。艸。上。階。墀。嬌。紅。嫩。綠。分。濃。淡。多。是。逢。春。得。意。時。其。一。山。光。水。色。淨。於。措。不。定。鶯。啼。隔。小。齋。爲。待。踏。青。鄰。女。伴。空。亭。閒。坐。整。弓。鞋。其。二。昨。宵。微。雨。灑。芳。塵。

報○道○東○風○二○月○春○寄○語○子○規○休○亂○喚○恐○驚○客○裏○未○歸○人○其○三○四○面○樓○牕○倦○開○困○人○天○氣○重○徘徊○春○深○不○
敢○垂○簾○捲○怕○有○楊○花○入○硯○來○其○四○永○彬○讀○畢○笑○曰○珠○玉○在○前○安○敢○犬○尾○續○貂○爲○方○家○所○笑○逸○勤○笑○曰○我○輩○
二○人○尙○如○此○客○氣○若○對○待○外○人○更○不○知○如○何○也○永○彬○乃○武○其○元○韻○曰○春○風○如○剪○雨○如○絲○芳○草○凝○烟○舞○綠○墀○
屈○指○清○明○佳○節○近○行○人○正○在○斷○魂○時○其○一○風○捲○梅○花○滿○地○惜○尋○芳○蜂○蝶○過○書○齋○隔○牆○桃○李○爭○顏○色○鄰○女○攀○
枝○濕○鳳○鞋○其○二○踏○青○繡○陌○逐○輕○塵○僭○客○看○花○爭○買○春○底○事○鶯○聲○嘒○嘒○爲○因○喚○醒○玉○樓○人○其○三○兩○岸○隄○邊○
柳○眼○開○翠○樓○少○婦○暗○低○徊○無○聊○且○把○湘○簾○下○怕○看○呢○喃○雙○燕○來○其○四○逸○勤○讀○畢○亦○贊○嘆○不○已○逸○勤○好○奏○琴○
每○奏○一○曲○抑○揚○疾○徐○各○得○其○妙○而○永○彬○則○好○笛○逸○勤○奏○琴○時○永○彬○吹○笛○以○和○之○琴○聲○笛○韻○幽○雅○宜○人○享○盡○
人○間○愉○快○有○時○攜○手○同○遊○公○花○園○旁○觀○者○嘖嘖稱贊曰若二人者非人世間第一佳耦乎逸勤聞之若不○
勝○其○快○樂○

古今第一怨耦

婚○姻○之○黑○暗○以○我○國○爲○最○甚○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果○不○可○不○從○也○既○從○父○母○之○命○聽○媒○妁○之○言○由○是○
爲○子○女○者○毫○無○自○主○之○權○力○既○無○自○主○之○權○力○則○雙○方○之○意○見○左○矣○欲○其○不○反○目○琴○瑟○和○調○其○可○得○乎○故○
我○國○中○多○怨○耦○婦○視○夫○如○眼○中○之○釘○夫○視○婦○如○膚○中○之○刺○名○爲○夫○婦○實○同○寇○讐○嗚○呼○誰○實○爲○之○孰○令○主○之○

我可一言以斷之曰此皆父母與媒妁兩方所結合也然爲父母者孰不望娶個賢婦嫁個佳婿豈料及有反目之爻耶卒至成爲怨耦冰炭不相融一世抱憾爲父母者至此而方悔失計亦已晚矣吳門張鳳章女士少已聰穎長更便便好吟咏工書法惟詩中多蒼涼語其父見而嘆曰個兒詩果佳惟不如少年口吻恐非後來福耳乃囑其勿多作鳳章唯唯白下江某與張氏爲兼葭誼江氏家况較勝於張江氏有二子長子已娶次子與鳳章年相若然從未謀及一而但江氏子不知上進飽食暖衣逸居無教鳳章已屢聞人言待江氏欲娶鳳章時鳳章年已十四泣謂其母曰兒何辜欲字一無賴子耶江氏雖夙舊姻惟某則一沒字碑耳若以兒字之恐非兒福母聞之卽商其父父大怒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汝敢違耶鳳章從此不敢再言一任父母作主惟向暗中飲泣耳流光荏苒曾幾何時而鳳章已屆破瓜之期結婚有日矣洞房花燭一刻千金在旁人視之不知若何快樂豈知竟成大錯結婚之後江某無日不在醉鄉既醉有時則嘔吐浪藉不省人事有時向鳳章拳足交加恣意辱罵鳳章無力抵制惟求早死而已乃乘江某外出時私自返家備述前情與阿母對泣數日無法可思竟逃入菴中除却三千煩惱絲蒲團靜坐了却殘軀嘗自題一律云蒲團靜坐學枯禪胸境超塵卽是仙傲世漫悲知己少安貧不肯受人憐情緣悟徹嗟飛絮色相參空讀妙蓮省識浮生都是幻果然如夢復如煙嗣後空門邁跡萬念俱灰而年猶未及

三十也。悲夫。倘使鳳章享受婚姻之自由。得一多情夫婿。畫眉之樂。正不知增幾許韻事也。惜乎豐於才而嗇於命。遇人不淑。抱恨終天。我爲鳳章悲。更爲普天下如鳳章之境遇者痛也。

古今第一奇耦

邵子亦昂。今之魯男子也。生平不識情字。作何解。若遇美婦人。則掩鼻疾趨。避之人。問其故。則曰。世間美婦人。無一非鬼形妖態。我甚畏之。不敢近其身。不特此也。嗅之最惡者。莫如鮑魚。而婦人之嗅。更較鮑魚難聞。我。以是避之。惟恐其不遠聞者。皆笑其愚。附近婦女見其如此。因起其號曰。石心。且不敢與其近。亦昂。精。手。技。能。將。小。石。置。指。上。彈。飛。鳥。百。發。百。中。性。亦。聰。穎。好。讀。書。孜孜不倦。某歲春。忽發遊興。欲往海外一遊。乃振裝往日本。繼由日本往歐洲。各國道經大西洋。適值颶風怒濤澎湃。高躍百丈。入夜風勢更大。亦昂所乘之汽輪。遂覆沒大洋中。乘客數千人。無一僥倖者。而亦昂於巨浪中。正在飄蕩之際。見水面浮一木柱。亦昂卽抱於柱上。柱之週圍約三四尺。長約二丈。許質甚輕。水不能沒。亦昂旣抱柱上。瞥見柱之一端。尙有一人。亦抱柱上。其體沒入水中。祇出一頭。若女子裝。兩人合抱一柱。隨風飄泊。古人書中所云。乘長風破萬里浪者。正亦昂此時之形狀也。約歷一晝夜之久。至一荒島。亦昂乃由水登陸。一人亦隨。亦昂登陸視之。果一女子也。問其姓氏。則語言歧唔。不能辯別。蓋一日婦亦乘輪往歐洲者。此時荒島中。惟

亦○昂○與○日○婦○二○人○此○外○則○奇○禽○異○獸○往○來○於○二○人○左○右○若○甚○呀○二○人○之○突○如○其○來○而○爲○之○欣○慰○者○於○斯○時○也○二○人○饑○無○食○寒○無○衣○而○日○婦○與○亦○昂○語○言○雖○不○通○一○若○甘○心○在○此○荒○島○中○同○甘○苦○者○故○亦○不○離○亦○昂○左○右○而○亦○昂○惡○婦○女○之○心○亦○於○無○意○中○盡○變○其○常○態○矣○幸○亦○昂○能○彈○飛○鳥○每○日○彈○鳥○數○隻○兩○人○生○啖○之○聊○以○充○腹○中○饑○餓○晚○則○露○宿○草○地○上○藉○草○之○枯○黃○而○潔○淨○者○覆○體○如○是○者○約○三○月○餘○始○見○救○舟○將○兩○人○救○往○火○輪○仍○回○日○本○兩○人○各○慶○重○生○非○常○欣○慰○而○雙○方○之○愛○情○亦○由○枯○草○叢○中○發○生○矣○既○抵○日○本○遂○訂○爲○伉○儷○魯○男○子○一○變○而○爲○情○丈○夫○矣○

古今第一仇耦

問○天○客○曰○女○子○之○心○腸○最○易○變○遷○所○謂○楊○花○水○性○非○過○意○言○之○也○予○終○不○之○信○及○觀○馬○二○小○姐○之○事○予○不○禁○嘆○曰○世○間○最○毒○婦○人○心○婦○人○之○心○果○如○是○毒○乎○小○姐○馬○姓○行○二○人○都○稱○之○曰○馬○二○小○姐○馬○六○甫○先○生○之○妹○也○馬○二○小○姐○性○頗○沉○靜○不○苟○言○笑○卒○業○於○某○女○校○同○學○以○其○學○識○冠○羣○輩○均○樂○與○之○交○好○而○馬○二○小○姐○則○一○一○周○旋○之○教○職○員○亦○皆○贊○謂○馬○二○小○姐○爲○校○中○錚○錚○者○詎○知○竟○大○不○然○人○其○面○而○獸○其○心○初○馬○二○小○姐○在○校○時○已○與○王○某○相○識○王○某○者○里○中○無○賴○也○多○方○勾○引○馬○二○小○姐○竟○入○其○彀○中○桑○間○濮○上○恬○不○知○羞○馬○二○小○姐○且○引○以○爲○無○上○愉○快○乃○不○利○於○衆○口○誹○聲○四○佈○婦○孺○咸○知○馬○二○小○姐○知○里○中○不○可○以○久○居○也○乃○子○

身投海上。抵姐處。渠姊曰：馬大、小姐曾在海上執教鞭，乃紹介一席地，聊以棲身。馬二小姐居然一躍而爲海上某女校之女教員矣。該校教員共十餘人，男女各半，有康某者，教員中年齡最稚，貌亦不惡。馬二小姐見之，頗屬意焉。不數日，書信往還矣。又越數日，馬二小姐愛王某之心已移于康某身上，而置王某於腦後，加以白眼矣。王大恚欲置馬二小姐於死地，小姐恐不利於己，乃謂康曰：君有胆略乎？康曰：殺人，不顧血腥氣，余出生入死於槍林炮雨中者已垂數載，今幸國事粗平，乃投身教育界。馬二小姐大喜，乃密語之。故康笑曰：區區細事耳。三日內必有好消息也。翌日，康已回笑謂馬二小姐曰：王某已死，我心安矣。馬二小姐亦甚慰，以爲從此可以白首偕老，再無意外事矣。詎知好事多磨，月圓易缺，兩人之事爲校長探悉，即將兩人逐出校外。馬二小姐此時如失巢之燕，無處容身。適某醫院有招收看護生，馬二小姐卽倩人介紹入院。旣不能時與康某會晤，於是愛情上之熱度亦稍減，而意外之枝節又生矣。醫生劉某見馬二小姐姿態嫵媚，學識又佳，嘆爲天仙中人，欲與之一通款曲，乃不敢造次。倩管城子作紹介。馬二小姐亦不拒絕。私忖曰：來而不往，非禮也。亦作一緘復之。劉見信大喜，過望。從此一往一來，日無虛晷。以院丁爲傳書，鴿而馬二小姐愛康某之熱度又移至劉某身上矣。劉初未知馬二小姐有外遇，及康某屢次入院探訊，始知梗概，亦不加嫉妬。旣而兩人情益深，於是劉某不許馬二小姐與康某相見。康某來尋

馬○二○小○姐○必○托○病○推○辭○康○大○疑○之○然○萬○不○料○及○馬○二○小○姐○之○變○心○又○如○是○之○速○况○康○某○與○馬○二○小○姐○相○識○多○時○已○訂○婚○約○行○聘○有○日○矣○豈○可○出○爾○反○爾○視○同○兒○戲○後○乃○探○得○確○實○消○息○不○禁○怒○髮○衝○冠○擲○杯○於○地○曰○不○殺○此○賊○誓○不○爲○人○乃○終○日○徘徊○院○門○乘○劉○某○外○出○時○速○發○三○手○槍○劉○既○殞○命○康○某○復○與○馬○二○小○姐○結○婚○洞○房○花○燭○燕○爾○新○婚○馬○二○小○姐○亦○不○改○其○素○日○之○常○態○愉○快○非○常○我○不○知○馬○二○小○姐○此○時○猶○憶○及○王○某○與○劉○某○否○死○而○有○靈○其○能○冥○目○乎○

